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一

資產部一

田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心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厥田惟中中孔安國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兗

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田惟上中

第二揚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田惟

中上第四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上第一

周禮春官下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歌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峻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峻古先教田者爾雅曰田峻農夫也

又地官司徒之職曰均土地以稽其人衆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鄭元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

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

九人爲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

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又曰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

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以廛里任

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也以廛里任

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疆地鄭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

居也園樹果菽之屬菽音力果反季秋於中爲場樊

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入其家所受田也官田

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

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

治之自此以外餘地皆然

禮記月令季夏曰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薶行水利以殺

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薶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耕

月大雨流水潦蓄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耕稼也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

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

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萬

今萬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

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荆州自東河至於

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

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

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為田九十

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

六十億畝以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

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始也

古者謂殷時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曰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

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之分曹地自洮以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禮

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又宣公下十五年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周法民耕百畝

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又襄公六日子產治鄭使田有封洫封界洫溝從政一年輿人

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及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闢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家及

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問卒也終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

尼不對答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

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

是賦之常法馬一疋牛三頭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又哀公上曰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

不可耕穀梁傳宣公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古者田什一而

藉言借民力十井而為公初稅非正也

毛詩小雅白華曰漈池北流浸彼稻田漈流貌箋云池澤浸潤稻田使之生

殖又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言多也

又大雅崧高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

三歲曰舍易曰不菑畚

史記曰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悝苦以為地方百

里提封九萬畝理日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碩矣必雜五種以備

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損也

產資部一

四

六

六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韓魏趙三卿今河東道

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

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

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

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後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疲之乃使

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

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用注

慎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

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闕音於據切

又曰王翦將行請善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行矣何憂

貧乎

戰國策曰魏叔痤為將攻韓趙勝之魏王賞田百座曰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鼓之不

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有功

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以

瘞不掩土之迹又與田二十萬

漢書鼂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一歲屯戍萬計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

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或耕豪民

之田稅十五如淳曰說其五故貧民常衣馬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人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一
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
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人占田以贍不足寒
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於是以式終
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
以風百姓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
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
十畝以供車馬

又曰楊惲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張禹爲人謙愿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
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價

又曰竇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
乃賞賁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爲
任俠持吏長短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溝洫志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
渠民歌曰用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
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稷黍
後漢書曰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復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

又曰樊重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溉注費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

老

又曰馬援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

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畜牧也

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

以朴且從所好後援辭隗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並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小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爲司徒視事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

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張璠漢記曰鄭泰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華嶠後漢書曰范遷爲司徒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兄子

又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魏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田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軍糧之患遂得以兼滅羣兇克

平天下

又曰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之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

始三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馬朗爲丞相主簿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

又曰鄭渾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竭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滂下宜灌溉中有漁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力興大功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人信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曰劉靖都督河北諸軍事又修廣利渠陂大道水灌溉

薊南北三百里使種稻邊民利之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晉要事曰安帝義熙九年右丞張頊元議瑯琊及湖熟界省皇后脂澤田四十餘頃參詳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王惠兄鑿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

齊書曰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梁書曰夏侯夔爲豫州刺史率軍人於蒼陵立竭灌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也

又曰鄧元起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後魏書曰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引見因問允萬幾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爲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斗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又曰裴延雋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埭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曰帝賜穆提婆晉陽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十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自是提婆怨光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盧羣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又曰起居郎崔覲隱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給奴婢令遞日供飯食之費覲與妻家一不以問但水石自娛而已又曰溫造爲河陽節度觀察使復懷州古秦渠三縣棄地

悉爲良田後造左遷出爲明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
七所溉田二千頃後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情
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
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直錢百金一直錢九百此器
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
功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事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
皆得志史起對曰羣臣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田如西門
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地也漳水存其旁西門
豹不知用是過也明日召史起問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
對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雖死願王使他人遂之王使
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
出避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
曰鄴有聖令號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
梁

春秋後語曰趙列侯謂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愛可以貴
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列侯乃命以田萬畝賜善歌者

二人公仲建許諾而不與居一月列侯之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田爲閒田

蕭廣濟孝子傳曰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農者常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

汜勝之書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越絕書曰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鵲者吳王田也

又曰富中大唐者勾踐治以爲義田也肥饒爲之富中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温液所周正可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多良田極膏腴者一畝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徹於器中

續搜神記曰陽人姓何忘其名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一丈黃踈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儻而來語何云君常見韶舞不足舞也便去何尋遂遙向一山山有一穴裁容人其人卽入穴何亦隨

之初入甚急前輒開廣便失人見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
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崔寔政論曰古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適
使人飢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
王朗上求賑貸民表曰昔在西京有鄠杜膏腴之饒池陽
谷口之利涇渭二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漑雲雨年成糞與
灌並畝貨一金號爲陸海

應璩書曰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邱之地
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

曹植表曰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
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又籍田論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
柳夾路名菓被園宰農實掌是爲公田

唐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爲拓田使融方恣睢稍不已
附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盧從願廣致田園有地數百頃
上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
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從願爲多田翁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二

資產部二

農

農

耕

周禮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資九穀

禮記月令孟春曰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

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

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又仲春曰無作大事以妨農事

大事兵役之屬

又孟夏曰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

為妨蠶農之事

是月也

命有司巡行田原勸農勉人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

又孟秋曰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又季秋曰乃命有司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又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曰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馬牛禽獸有放逸者
取之不詰

又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
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
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墩有五等收
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
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又昭元曰譬如農夫是薦是藜鎌鉏擁
本日藜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推種生
故稷好農神始行從道道必有跡而姜嫄履之意感遂生
后稷於扶桑之所出之野長而推演種生之法
而好農為
倉神所命

尚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明農勤穡則有
收下乃承上則

有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又洪範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
之故有成一曰食勸農
業

又梓材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言
為

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田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也

論語子路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漢書曰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亦出史記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有田一廛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後漢書曰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

輒載酒殺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漢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

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直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隣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厚

又曰崔恢字行遜遷鄱陵令每至春農身到廬陌勸民耕

桑農無廢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南史曰梁張興世為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為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鉞一鉞然後成為農也

又曰北宅燒火照堂下管仲入賀桓公曰吾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為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力歸于上

又曰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故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

又曰昔先王善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又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為農師賈精於市不可為市師

又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

韓子曰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國語管仲曰昔者先王處農就田野令農夫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權節其用耒耜耨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大小倂勾

之宜耨拂也所以繫草芟大鎌所以芟草及寒擊槁除田寒季冬也天寒之以待時槁枯草也

時耕時耕立及耕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疾速擾摩時春之後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耨茲其鎛也以旦暮從事

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襖脫解茅蒲笠笠也襍襖簑笠也茅或

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沾體塗足沾儒也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

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矣夫是故

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者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

汜勝之書曰農事情與其力相十倍

又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畧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愛民之至

風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藉田

孫盛作南昌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

梁州記曰黑水利有魚池池上立美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官良田數十頃故以美農為名

耕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齋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耕耨耘耔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于

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終之齋盛祭祀所用穀也

禮記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天子三推公五推諸侯九推鄭元注曰帝藉為天神借人禮成於三故天子三推

畀者勞故三公五推也

又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又少儀曰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左傳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

天后稷周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

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

又襄公十四年曰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

除喪將立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

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札雖不才

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

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昭公五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員曰

彼將有他志光欲殺僚不利員用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專諸焉專諸而耕於

鄙

穀梁傳成公曰邾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以欲

利其戎車

論語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

又微子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論語比考讖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

食穿井而飲堯何力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韓詩曰三之曰子耜四之曰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

耕

又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刈草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

史記曰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故太子建之孤子勝耕於野

又曰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壟上曰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子為人傭耕何富耶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哉

又曰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醢飲曰請為太后歌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曰深耕溉種立苗欲踈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戰國策曰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舉士即民務名不好本朝上賢即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亾者未之有也

漢昭紀曰上耕于鈎盾弄田

應劭曰昭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鈎盾有田近署故往

試耕為戲弄也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

又曰夏侯勝每授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後漢書曰王莽末盜賊起人皆移徙遁逃莫事農桑淳于

恭遂獨耕鄉人止之曰世方散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

恭曰止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柰何不耕

東觀漢記曰梁鴻乃將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衣

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又曰承官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官

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

人物

魏畧曰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

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

敬如賓

吳錄曰徵宗字子和遭亂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

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

冠履

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

耕藝為事

又曰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維氏令初到官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

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授業聞父耕叱牛

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榮養使老父不免於苦師甚異之

宋書曰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曰耕耳

齊書曰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

梁書曰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嘗懷書自隨投閒則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趙書曰東耕儀直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御末跽授黃門侍中侍中釋劔擊跽以穎授尊太常讚曰皇帝親耕籍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跽取末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匣

管子曰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

又曰行其遊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

又曰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事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

晏子春秋曰有納書景公者云吾不知晏子之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晏子退而窮處東耕於海濱

墨子曰魯南鄭人吳憲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曰今天下莫爲不若已墨子曰小

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又非樂曰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織之事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而耕禹往見之則在野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耕而王所以觀耕

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爲螟螣蚘胡名蠋切蠅之欲切

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於治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嚮然弗顧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

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患無

孝名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崑石之下名

振京師

傅子曰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躡楮車畋獵乘之

山海經曰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六韜曰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

國語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監之監太史贊王贊王敬從

之王耕一墾也王無班三之班三之班三次也王之下各三其止也王一

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畝終盡耕之

又曰管仲對齊桓公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數百人皆不耕

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

又曰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書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

餘三年之食三十歲民有十年之畜

說苑曰曾子衣敝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

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終不受

太元經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登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

人持之下種挽壤皆取備焉曰種一頃也

拾遺錄曰需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

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鋤一頃之地

董正則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德操博物多通故

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壟畝之上於是釋耒下衽相就而言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也耕者聞之慙謝還地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期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荏苒平界與師欣家傭耕耳恒聞鼓角鞞鞞之音勒私異之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墮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岐元謂庇讀為棘刺之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

刺二末下前曲接耜

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

為度宜耜異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

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庇則直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禮記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

耒耜具田器冰既入而令有司告人出五穀之種明大寒氣過農將興修田器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

舉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昔姜維有斷壠之志艾修治

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

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梁書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

就父受業精力不怠

唐書曰永徽三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

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

周禮地官下山虞曰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

用楫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也

又秋官下曰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

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萌之者以茲其欲其生者夷之

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側凍土剡之也

大正御覽卷八百二十三 產資部三 二

禮記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

毛詩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是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又曰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時至民以其利耜至苗發所

受之地趨農急也

又周頌曰良耜秋報社稷也粃粃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函斯活粃粃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苗其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

好含生氣言得其時也

王隱晉書曰徐苗少孤家貧好學書晝執耒耜夜不廢讀

誦

後魏書曰趙瑗遣人買耜刃得剩耜六百即命送還刃主

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瑗命委之而去

唐書曰高宗行籍田之禮躬執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

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於千畝矣

初將籍田觀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

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素樸豈貴文飾乎乃命徹之

國語曰周制有曰民無懸耜言常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輿草皆

辟輿深也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畝高誘

注曰六尺為畝三尺為畝

犁

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絕草根也

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耨廣五寸

二耨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耨讀為籍杜子春云耨讀為助謂相佐助

又冬官曰匠人為溝洫注通利田間之水道耨廣五寸二耨為耦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為之耨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

遂古者耨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日耨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耨畎也今之耨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毛詩周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因時

舉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諄諄告讓也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

聖明達于上帝先王闔閭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

蓬蒿為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董仲舒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遇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

之見谷俯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

教稼穡樹藝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首種不入舊說云

稷也又仲秋日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

又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

尚書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稼穡作甘

甘味生于百穀

產資部三

五

尚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

尚書考靈耀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鳥朱鳥夏火星昏中

以種黍火大

孝經援神契曰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汗

泉宜稻

說文曰禾之秀實曰稼莖節為禾從禾家聲一曰稼家事

也一曰在野曰稼

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漢書曰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

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勸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

聽者與同罪

又曰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

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言藝文志

未之又種五梁禾於殿中或曰五色禾也先鬻鶴髓鬻者瑋瑁犀

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

樂為黃門郎令主之

東觀漢記曰范充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

利類皆以麻泉頭縕着衣民墮窳少麓履盛冬皆以火燎

足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絲織履復令種紵麻數

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温煖

吳會分地記曰卞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箠勾踐遣使者取徒於南社種之飾泊以為馬箠獻於

吳

陳書曰陳靈洗為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樹林者灌以梁水疇以肥壤疇壟也梁或作涼一人

養之十人拔之林必無餘枿

又曰昏弧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弧星中於南方朱雀之宿也大火中則種

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粟麥北方元武

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觸蚌之肉多疹毒傷

之患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

磽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

一日而遇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米

呂氏春秋曰冰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論衡曰后稷為兒種藝為戲

汜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

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時一

可擣取炊之不減梁米又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

一頃收三千斛斛得米三斗大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莖之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漬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撓如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曝勿令濕至種時以餘汁溲之種之則不生蝗蟲無馬骨汁亦可用雪汁雪者五穀之精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地中治種如此則收萬倍

又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彊者秆束立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草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傷於大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以棘柴曳以壅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覆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麥耐旱多實春凍解耕種土和遊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未生心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夏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土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屈於土中而死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種

時也

又曰種麻預軟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種

又曰種泉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

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

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曰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

黍穰則害瓠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

日可種葵中伏之後可種冬葵八月可種乾葵

物理論曰稼猶耕也古今之言云爾夫稼農之本也

耘

說文曰耘除田間穢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穠是藂穠耘也藂苗為

藂

毛詩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周頌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苞曰丈人老子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苞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耘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宋書曰柳元景顏師伯常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

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

夫貧賤不可畢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

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
敗者幾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於是插杖而芸不為之
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

管子曰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都必
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吏請以粟公曰夫
百姓响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
養人也何以其養鳥也

耔

說文曰耔壅禾本也

晉書曰陶潛歸去來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耨

釋名曰耨似鋤以耨禾也

左傳僖公下曰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曰季

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爾雅曰斫斲謂之定郭璞曰斲屬也斲為舍人曰斫斲名定廣雅曰定耨纂文曰養苗之道斲

耨如銍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封地除草也

魏書曰公孫淵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
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失其耨耨

淮南子曰耨者剡耜而耕摩蜃蜃大蚌也摩令其殼

又曰芴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獲芴耨也

又曰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

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

收其粟而收其秕

鋤

釋名曰鋤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說文曰鋤斫也齊謂茲基一曰斤柄性自由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屬耨試諸木土夷鉏類也屬耨類

又曰匠人有感斤鋤故繩可得斷也

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鎡基田器

耨

說文曰耨摩田器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賈誼書曰秦民借父耨鋤猶有德色

鉅

廣雅曰銍謂之刈

纂文曰江湖以銍為刈也

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也

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釋名曰銍穫禾鐵也銍銍斷禾穗聲也

銍

說文曰錢鈹也古田器也

世本曰倕作鈹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鈹然後成農

鈹

釋名曰鈹亦鋤類迫也迫地去草也

毛詩周頌良耜曰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鈹斯趙以婦茶

蓼

周頌臣工曰命我眾人痔乃錢鈹奄觀銍艾

痔具錢鈹銍獲箋云奄觀

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四

穫

穡

摺

架

園

圃

穫

說文曰穫刈禾也

毛詩小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又周頌良耜曰穫之桎桎積之栗栗

桎桎穫聲也
栗栗衆多也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禾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水

斯拔邦人大恐

又大誥曰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其父已蓄耕其
田其子乃不肯

播種况肯
收穫乎

爾雅曰桎桎穫也郭璞法曰
穫刈禾也

南史曰齊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范雲時從文惠顧
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
之艱難無徇一朝之晏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虞喜志林說晏子曰景公為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
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今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
止之

穡

說文曰穡穀可收齎也

尚書大誥曰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凶殷惡之
畝亦猶是也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

又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為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相小人
乃謀逸豫則小人之所依怙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
母之勞乃為逸豫游

戲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
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物理論曰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本穡農之末

農本輕而未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欲熟收欲

速此良農之務

据

毛詩大田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穢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成王之時百穀既名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也

東觀漢記曰桓榮遭倉卒與族人元卿俱拮拾投閒輒講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復有施用時乎後榮為太常諸子謂元卿曰平生笑吾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家安能豫知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蓑裳被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年飢拮者猶殷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既拮焉從者以為徒拮也拮無傍掇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拮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捕蟛蜞以資養

宋書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庾異行別傳曰異妻樂氏生子澤初異與妻拮而產於澤遂以命之

架

釋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搗穗而出穀也或曰羅架三杖而用之或曰以杖轉於頭故名之也廣雅曰拂謂之架

說文曰拂架也拂擊未連架也

國語曰權節其用未耜耨芟以擊草

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攝及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

拂僉連架也所以打穀

王褒僮約曰刻木為架屈木作耜架擊木也

園

說文曰園以樹菓也

易賁卦曰賁于邱園束帛芟芟

毛詩車鄰駟賦曰駟賦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圃

之樂焉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

又國風將仲子兮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

以樹木也檀強勁之木

又小雅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蕤何樂於彼園之觀乎

蕤落也上其樹檀下其蕤

周禮天官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鄭注圃播也

史記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當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梁孝王傳曰王有罪入朝乘布車從兩騎入匿長公

主園張晏曰布車喪人乘之也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相

尊不可以兄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

後漢書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

園沁水公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

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于禁反後發覺帝大怒召

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愈趙高指鹿為篤愈猶

也差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博鄧疊二人更相糾

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

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切切猶今貴主尚見侵奪

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鳥子生而啄者曰雛也憲大震

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

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續漢書百官志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謝承後漢書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戴宏父為縣丞宏年

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侯之亦與

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

仕身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春秋曰呂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

布曰昔在洛會浸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

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顏斐為京兆太守起菜園使民投閒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也毛皇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

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見帝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

魏畧曰青龍十二年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寮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又曰馬均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晉書曰華廙免官後棲遲家巷武帝登凌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終於平北將軍家故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帷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錄資財盡

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土

又曰王戎爲荊州刺史坐遺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又曰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江道諫以強賊未滅宜精軍備常存儉約以率羣下

又曰汜騰字無忌應孝廉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南史曰臧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

宋書曰茹法亮於宅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埒一里竹林花木之美公家園林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康白石山下有人竊園中菜道虔自外

力平荷買卷八百二十四
還見之卽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齊書曰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殆窮真趣
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
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湖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常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
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
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梁書曰徐勉爲書誠其子崧曰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
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爾又以郊
除閒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

又曰劉慧斐隱居東林寺又于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
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爵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園樹棲翮
二旬而去夏以異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爵園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幾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

又曰高聰爲中尉所彈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菓
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

又曰元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菓皆出其園

又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

北史曰齊盧景裕不營世事居無二業惟在注解其叔父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真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北齊書曰河南獻王孝瑜值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塘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弟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數處處營造

後周書曰後周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耳

唐書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致賓客煬帝時常犯法懼罪遂入司竹園鳩集凶命衆

至數萬及義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應義師

莊子曰漢陰丈人爲園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一日漫百畦子貢教以爲桔槔

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

韓子曰昔彌子瑕寵於衛君與遊東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蓼爲之不採

言人畏之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告左右敢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後諫不敢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黃雀方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風俗通曰園援也從口袁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

元晏春秋曰又好桑農種藏之事且養鷄鶩園圃之事勤不舍力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此桃霜下結

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園此園皆植寒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獸皆蓄此園也世說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宴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

又曰簡文幸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梁間想覺鳥獸自來親人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不釋鋤與凡石不異華拾而擲之

向秀別傳曰向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

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飲食之費

桂陽先賢贊曰蘇統嘗聞夜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園中有三水碓

三秦記曰漢武帝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又曰漢武帝菓園有大栗十五枚一升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過行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歸

幽明錄曰武宣程羈偏生未被舉家常使種葱後連理樹

生於園圃

殷仲堪遊園賦曰爾乃杖策神遊以詠以吟落葉掩蹊菓下成林

曹植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劉謐之公牋曰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廬水突壞其園

謝元與姊書曰比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任家湖形模也姊想矚此亦小有所散

圃

說文曰種菜曰圃木

毛詩鷄鳴曰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又七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周禮地官下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瓜珍異之物

以時斂而藏之 果棗李之屬 瓜瓠之屬 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禮記射義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左傳莊公曰子頽有寵焉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

之圃以為圃 圃園也 圃苑也 遂奉子頽以伐王

又僖公下曰秦師襲鄭鄭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囿也

又哀公下曰衛侯為虎幄於籍圃 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也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莊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廬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

無出也古謂是采真之遊

韓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辭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也 場師

治圃者梧檟皆木名 貳棘酸棗言此以喻人捨大養小如賤場師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蔬圃之地灌之潢水三周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即縣圃也

風俗通曰圃補也從口甫聲

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三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萬頃羣仙

種耨焉 田種曰大以人之園圃皆曰圃

曹植藉田賦曰夫凡人之爲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
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
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產資部五

蠶

繰

繅車

雙

絡車

柅

機杼

梭

蠶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

以爲祭服

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又夏官馬質曰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者

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

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

愛蠶食有司謂主山林之

官乃修蠶器

蠶器謂薄槌籩筐之類

后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

蠶事 季春吉祀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

又孟夏曰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以

桑為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如一各自以桑為均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為差

又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

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蠲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 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

也蟬綏也綏為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

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 大昕季春朔月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牛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京脆采之風戾之

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於夫人

又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于北

郊以供純 音緇服諸侯耕于東郊以供齊盛夫人蠶于北郊

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合絲 絃將絕蠶含絲以待月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

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爾雅曰蛾羅 蠶音龜 蠖桑繭 食桑葉作繭 雒由樗繭

食樗 棘繭 食棘 藥繭 食藥 虻蕭繭 食蕭葉者皆蠶類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

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璫瑱簪釵珥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門中數往來

觀內以為娛樂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充為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締紵

之屬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年徐州蠶蛾喫人庭殘者一百一十

餘人死者二十二八時高肇專政聚斂不息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又曰文德太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親蠶

又曰開元中上命宮中食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

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又曰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緊厚白淨與常蠶不殊

又曰大歷中太原府清源縣人韓景輝養冬蠶成繭詔給

復終身

韓子曰蟬似蚰蠶似蠋人見蛇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

持蟬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責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齊戒東鄉就桑者婦使觀蠶事

又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食譽而不飲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商絃金聲也春蠶吐絲金死故絕驥星墜而激海

決驥星流星也激海水之激怒也

又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殘桑

淮南萬畢術曰白芳七結浴蠶

又曰僵蠶使馬不食欲愈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馬喜鬻人亦以僵蠶眉拭脣即不鬻也

抱朴子曰甘始以藥粉桑長蠶蠶得十月不老

金樓子曰楊泉蠶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

乃為蠶賦是何言與楚蘭陵荀况有蠶賦德溯近不見之

有文不如無述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

欲極其言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來迎我後方

士晝臥朔遽口呼若極真者吾從天上還方士遂以聞上

以為面欺下朔獄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

朔曰衣蠶蠶何若曰啄咄咄仁兼類馬色斑斑類虎天公

天怒以臣為謾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今

陛下以臣為詐願使使上問之上曰齊人多詐欲以喻我

止方士也罷方士

東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

客終不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五色蛾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止其香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客與俱蠶得繭大如盆

郭子橫洞冥記曰寒青之國其國人皆以鳥爲衣其地多霜雪陰翳忽見日從南方出則百獸皆鳴國俗以爲祥異有蠶色青長一丈亦曰青蠶績其絲大如指一絲可以羈絆牛馬國人常以十丈充黃門之殿以拘馬也巨象獅子常令以此一絲繫之

古今註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弁山有野蠶爲繭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徽族者徽便以與之自弃其蠶

搜神記曰舊說太古時有人遠征家惟有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足蹙之曰爾馬而欲人爲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蹙然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女從大樹枝得女及皮乃盡化爲蠶績於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拾遺錄曰員嶠之山名環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則經宿不燎海人獻堯以爲黼黻

顏氏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石舟船皆實驗也

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能見祭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半作餹糜為此也

一云吳郡張咸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女尚書跪白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蠶母以桑適金室也

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祠先蠶也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後食之三灑而止三輔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蠶二十箔

元中記曰大月支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漢人人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小如指名為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也

又曰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白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耶四萬里

神異經同

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若絲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 蛭珍蠶 三月績 柘蠶 四月績 蛭蠶 五月績 寒珍 七月績 四出蠶 九月績 寒蠶 十月績

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少養之愛蠶者故蛭蠶種也蛭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月八月便割蠶生多養之

閔鴻蠶賦曰體龍頸而驥味邁嫩素於羔羊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

古艷歌曰日出東方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陸機詩曰老蠶晚績縮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鼠醜飛成

蝙蝠

蔡邕書曰家祖君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裴頡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無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

無胃而育也

線

禮記祭義曰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及良日夫人

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

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

至也三盆手者手三掩也凡纁每掩大摠而振之以出緒也

說文曰纁繅繭為絲也

尸子曰失繭合而弗治則腐蠹而棄使女不繅之以為美

錦言故蠶車趨曰錦工織之生四對英聖平以紵對法

列仙傳曰園客蠶得繭大如盆纁一繭數十日纁訖俱去

莫知所如濟陽今有華蠶祠已備於前故此小畧

廣文曰繅車謂之蠶車

通俗文曰織織謂之維音碎受緯曰孚車維

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道軌音曰固容營具滿大取益絲一滿煖十日熟謂其法

孫得施維車賦曰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

之一轂兮應天運以迴行秉轉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

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袞冕龍

旂用康上帝勳存至室惠流皂隸觀其微風興於輪端霧

雨散於較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危朝日以投員兮准量

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椎兮似蜘蛛之結網爾乃才藝妻

妾工巧是嘉或織錦組或匠綾羅紆皓腕於輕輪兮煥擬

景乎鏡華絲成妙於指端號推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戶

兮類寒蟬之吟家

雙

方言曰雙棖音也充豫河濟之間謂之棖郭璞注曰所以絡絲

說文曰雙取絲者也或作觸從角間聲

絡車

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格郭璞注曰所以轉雙給事也

柅

易姤卦曰繫于金柅金者至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

通俗文曰張絲曰柅也

說文曰欄絡絲從木爾聲讀若柅

柅柅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廣資部五

九

毛詩國風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字林曰**妻**女涉機下所履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出家婦燔其機也

列女傳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後得遺

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洿行反裘負薪古

人之恥樂羊子慚而弃之學一年復歸貞義引刀趣機曰

此織生於蠶桑治於絲繭加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丈尺

今若斷之損棄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無中

而廢歸何異斷機哉羊子大漸復出七年不歸

列子曰紀昌者學射於飛衛曰爾先學不瞶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坐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二年之後

雖雖末到背而不瞶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綖麻索縷手經指挂

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

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

異變因感而作

王逸機賦曰舟車棟寓籠工也杵曰碓磴直巧也盤杆鍼

縷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大始下訖羲皇帝軒

龍躍庶業是創俯系聖思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

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勝

復迴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先為日月蓋取昭

明三輔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
妙窮奇鬼耳跼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窺身匿啼高樓雙
峙以臨清池游魚銜餌灑潄其陂鹿盧並趨織繳俱垂宛
若星圖屈膝推移爾乃乘輕杼攬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
姿

古詩曰織織擢素手扎扎弄機杼
又曰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緯之筵
鄧粲晉書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
兩齒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還插着壁有頃雷雨梭變成
赤龍從壁而躍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

產資部六

織

紡

績

漂

澣

織

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絲也綜機緯也績織餘也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蠶織紝組紃學女事

左傳文公上曰仲尼曰臧文仲妾織蒲三不仁

毛詩國風大東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六

產資部六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曾子處屈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牆

魏略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循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循子循亡於檀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耶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絕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勅妃妾紡績紵織習爲家人之事

吳志曰陸凱上疏云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諸有蓄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便改奢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又曰華覈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

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務甚勞或止之后終不改

唐書曰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

機絲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令人就績而輸勿顧限也
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績織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織請其母曰文相莒三年
有馬千駟今主猶自績文所得事皆將去之母曰婦人不
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心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
效之其組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而歸其父請往之起
曰家無虛言

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口何也曰履之也而越人舟行縞爲冠之資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也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
可得乎

國語曰勾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於國

焦贛易林蒙之无妄曰織帛無成緯盡無名長子逐兔鹿
起失路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何所
至矣子曰自若也

言未
能博

母以刀斷其機子懼而問其故母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
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則是不免於斯役而

無以離於患禍何以異於織績中道廢而不為豈能衣其
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

又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

經者總絲縷以成文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

采有經國治民之象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

可以為將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枉將畫者所以均不服也

故畫可以為正畫以喻徒庶得長而後齊物者所以治蕪

與莫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物謂一丈墨也不知丈尺

也都大夫主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可以為大行

治民理衆也梱使縷交錯出人不失理也似大行人

來者綜也可以為關內之師內師收合人衆使令有節關

內師主境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為內史均謂一齒受

內之師衆數猶內使服重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為相相

之治民也大任堅固不遷死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為三公摘謂

而後已有若軸文伯載拜受教德潔備無價竭也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既葬

即詣主人將償其值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為永妻永不

得已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

爾婦為我織練百疋於是妻為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

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

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為卿償債爾言終忽然不見

仇池記曰仇池縣庫下悉安織婢綾羅絹布數十張機

崔元始正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至積

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古艷歌曰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為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古歌辭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大人且徐徐調弦未遽央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被徒元書曰宜修田農作園圃織紵紡績為坐作之本利常令供養之物有兼副

紡績

左傳昭公五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弄之因紡纏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

以報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

毛詩國風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績麻絲婦人之事也

疾今不為

又曰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

漢書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又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婦女一月得四十五

曰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三輔決錄同
晉書曰鄭表妻曹氏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
南史曰宋袁粲幼孤飢寒不足母瑯琊王氏太尉長史延
之女也躬事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齊劉楷爲交州與垣曇深同行曇深未至交州而卒
曇深妻鄭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
到鎮晝夜紡績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

又曰梁武帝丁貴嬪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織諸女並患蚊
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將聘之及成而武帝鎮樊
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澣統則貴嬪
也丁氏因人以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又曰諸暨東滂里屠氏女父失明痼疾親戚相弃鄉里不
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

陳書曰陳靈洗爲公侯數妾無游手普督之紡績至於散
用資財亦不儉恡

隋書曰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
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
繼而死覃氏躬自節儉晝夜紡績蓄財十年而葬八喪爲
州里所敬上聞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又曰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旣寡之後恒自紡績每夜分寐
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
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成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

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
先人之用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
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
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
其可自敗名乎

唐書曰永泰二年夏賜安南節婦金氏兩丁侍養金氏本
賊帥陶齊亮之母以忠義訓齊亮齊亮不受遂與齊亮絕
自績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稱之乃詔本道使每季給銀二
兩充衣服以終其身

國語曰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
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位其
不當績也

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亾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

春秋後語曰甘茂奔齊路逢蘇代將為齊使於秦甘茂曰
臣得罪於秦逃遁至此遁潛也無所容跡容跡猶容足也吾聞貧人

女與富人會績貧人女曰我無錢以買燭而子燭幸有光
子可以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斯在也言貧女子得此一

便也今臣困而子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秦願君以
餘光振之振整也又贍給之義蘇代許諾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鄰婦李吾之屬
合燭相從夜績徐吾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而我為斯便不亦可乎

異苑曰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鑊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言暫寄避雨實不偷鑊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無所見鑊亦尋獲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父業經為鄭鄉亭長母陳氏隨業舍於亭傍靈芸年十七生居貧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

漂

說文曰漂水中繫絮也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繫絮於瀨水中子胥

曰豈可得食乎女曰諾卽發其篋食清其壺漿而與之子

胥謂女子毋令之露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

中吳越春
秋同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泚泚統為事

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
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泚

禮記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泚衣濯冠以

朝君子以為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
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泚衣濯冠
儉不務新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泚

手曰漱足曰
泚和漬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六

產資部六

六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

毛詩葛覃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頓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

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澣謂濯之耳

又栢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漢書曰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裨廁踰身自澣灑師古曰親謂父也中

裨若今言中衣也則踰者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以為常

晉書曰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惟嵇紹以

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

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鄭袤妻曹氏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

宋書曰左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坐唾輒

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

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

後起

梁書曰武帝雖衣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

捲摺怒曰卿衣帶如繩將何所縛

又曰昭明太子統欲以已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澣衣膳
兼肉

南史曰陳王遼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墨

唐書曰肅宗性儉約衣服無綺繡嘗出衣袖示韓擇木曰
朕已三澣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

仲長子昌言曰攻玉以石澣布以灰

龍魚河圖曰婦人無以夫衣合集澣之使之不利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阿谷隧有處子佩璜而澣
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以觀其詞子貢曰將南之楚逢
天之暑欲乞一飲婦人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

流而趣海欲飲則飲何問婢子

風俗通東海王景典議曰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
振其鹿裘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

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

國者必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承之義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

斛之屬度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市雜聚之處言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國君

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

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又曰司隸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闕蹕者與其覬亂者出入

相凌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屬遊也鄭司農云以若不

可禁則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

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周禮冬官匠人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

當中經之涂

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

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

市謂經其稅使民利之商賈客也匱乏也遂猶成也

又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祭器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伐伐之非時不粥於市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粥於而殺之非時

又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

薄也質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貴者不正

又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共之者

之也書曰古明德慎罰

左傳文公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毋出姜嫌與有罪者不
故復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宣公上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于宋及宋宋人
殺之楚子聞之怒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楚圍宋也

又昭公三年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
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燥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

眾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又曰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

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用善言

毛詩國風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

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又曰定之方中衛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論語比考識曰從善釋釋襁負如歸市爵不失德故恥無道之主徙歸茂德

之君釋釋相尋之貌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高陽市襄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戰國策曰王孫假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曰汝事王王出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假乃入市中
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誅淖齒

又曰齊桓公宮中九市管仲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之非
也

漢書曰曹參相齊使者召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
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
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子諫不聽乃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靡刑名也晉灼曰胥刑名也靡亦隨相係作役衣之赭衣使杵
臼碓舂於市

又曰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大將軍霍光秉政諸
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
門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
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辱捕顯家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
亦宜乎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宮室第中起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永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拊循貧弱不私豪強長安宿

豪大滑東市買萬城西市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箭張禁酒趙

放此二人作酒箭之家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

又曰人君不理則畜買游市乘民之不及百倍其本矣

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潁川部將謂軍部下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犯營法率

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為恥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治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

注竹木成林六畜雜果檀漆桑麻閉門成市

又曰江革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買

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

又曰光武以祭遵為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

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為斷也安邑令出敕市令遂買得

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

遂去之沛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署督鑄掾領長安市平銓

衡正斗斛其後小民爭訟輒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

許之巧

又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間語曰使兒居市決作

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

猶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

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去
又曰竇融請孔奮置議曹掾守姑臧長天下擾亂惟西河
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
盈數月輒致豐積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經

又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
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典畧曰荆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狗屠及高漸離爲友
軻嗜酒日與狗屠飲於燕市漸離擊筑荆軻和之而歌

魏畧曰趙岐逃難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買餅北
海市中安邱孫嵩年二十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
曰賣餅幾答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餅者當有怨者
乃載岐歸家

魏志曰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觀之悲感

又曰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典韋爲報之永故富春
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
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

又曰袁紹以董昭領魏郡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
來交易市買紹厚待之因以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剋破

又曰顏斐爲京兆太守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將吏士百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又曰梁習爲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十餘騎詣習求牙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於是乃許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而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譁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賤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祐都督荊州卒而州人正市聞祐卒皆號慟罷市

宋書曰申坦坐法當棄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其生命繫尚方尋被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官人屠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罰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百貨貴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百五十餘里

又曰桀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以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孟子曰市廛不征則天下商皆悅願藏於市

廛市宅也

又曰軻少貧母將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識書禮之義

孫卿子曰買精於市不可以爲市師

韓子曰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入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又曰衛嗣公使人爲客過市關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客過而子女金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又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戒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怖太宰知之疾也乃聳懼其所也

又曰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

市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命彼亦不信故不敢爲姦也

又曰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

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自邯鄲反竟不得見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

灾乎其一人對曰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周書

世紀

春秋後語曰初廉頗之免於長平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

去及復用客乃復至頗謝遣之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天

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勢我即進君無勢我即去

此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後語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社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腹吹簫乞食於吳

市

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又曰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未絕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爲相國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理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改定一字者與

千金莫能有定者

桓譚新論曰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所處其民會曰相與夜市而不爲則有羞

風俗通曰市井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

又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中爭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嗤笑之還相問乃真兄弟也

列仙傳曰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中厭苦以糞灑長吏詆之收繫着桎梏而續在市中也

又欲殺之乃去灑者家室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可以免破家之咎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世傳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不知其宿處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佃議以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師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至茲數犯障塞吏民創楚不與交關惟至朝市反成靡服非畏威懷德玩中國珍異之故耳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無牆屋又爲方市闔門周環列肆商賈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漢宮殿疏曰交門市

在北

橋

李里市

在雍門東

交道亭市

在便橋東

細柳倉市

在細柳倉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雋陽愚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乞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用周遊

陸機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揚陽市在城南

衛玠傳曰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

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
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鬪場市隆安中發樂
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資產部八

屠

酤

盧

肆店附

賣買

駟僧

屠

周禮地官甸曰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稅斂作器也

史記曰魏公子毋忌請朱亥奪晉鄙軍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效命之秋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劍

中情怯耳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爲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不肯爲斷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己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女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屠也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大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

周書曰太祖嘗遊上黨有市屠壯健衆多畏憚太祖氣凌之嘗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坦其腹謂太祖曰爾豪則刺我太祖卽割其腹市人駭觀執之屬吏李繼韜惜而逸之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髯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豈可貪爵祿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又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伎成而無所

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斂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斂皮屠者遽收其皮

燕丹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者屠

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淮南子曰命屠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剝毛庖丁為刃十九年刃如新砥礪庖丁宋人砥磨也何則遊乎眾虛之門

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剝割皆中理

鹽鐵論曰騏驥輓車垂頭於大行之坂屠者脫之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

味美則對屠門而哨魏文帝與吳質書亦云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傳咸集曰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酤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

漢書曰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曰縣官自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

後漢書曰瑯琊海曲呂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

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

裳不問多少

又曰劉寬嘗坐客遺蒼頭市酒迺迺久猶良久也大醉而還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

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又曰崔寔初父卒則賣山宅起家坐立碑頌廣雅曰勳制也音足妙反

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譏之

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吳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博蕩嗜酒居貧好奢酤債家至門

輒言後豪當相還

宋書曰吏部尚書庾仲文嘗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

後魏書曰鄭羲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

嗇慘人有禮餉者不與盃酒麴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

之

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取直三千米

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釀簿私釀罪有差以京師

王者都特免其權

又曰元和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
納權歲月既久爲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
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納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權
酒錢舊皆隨兩稅徵衆戶自貞元以來有土者競爲進奉
故上言百姓困弊納輸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
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濟其
私爲害之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一州之
請推爲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旗
甚高然而酒酸不售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青青曰汝
狗猛也曰狗猛也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

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狗猛抱
道之士懷其術而往欲以明萬乘之主臣爲狗猛迎而齧
之如此則主所以蔽賢士所以不用也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視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
謳歌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曰售萬錢
有過主人逐之主人酒更酸敗遂至貧窮

又曰女儿者陳留酤酒婦也作酒甚美遇仙人過飲以素
書五卷爲質凡開書乃養性交接之術閉房與諸少年飲
酒與宿止行文書法顏色更好如二十時仙人後遇過之
笑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逐仙人去

曹植樂府歌曰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盃以致慇勤

盧

漢書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也弟且從昆弟假貸猶足

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

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

形如鍛盧故名盧耳

又曰霍光秉政趙廣漢事光及薨後廣漢為京兆尹心知

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弟直突入其門叟索

私屠酤推破盧罌

又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問

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為一率關一盧

以賣如淳曰酒家關肆得客設酒盧故以盧名肆臣瓚案盧酒瓮

世說曰阮公見酒家婦有美色當盧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又曰王濬冲為尚書令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盧下迴

顧謂後車客曰昔吾與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盧竹林

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

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齊謝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

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盧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時觀者幾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肆

周禮天官內宰之職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

又地官下曰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

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

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買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買人不

得雜亂以欺人

左傳襄二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礎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言百工處其

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與人列肆販賣使偷盜爭鬪

上視以為樂

謝承後漢書曰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

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漢書曰世祖憐盆子賞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

以疾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稅終其身

晉中興徵祥說曰烈宗世會稽王道子輔政於府內園中

穿池築山山池之間處處有肆使婢酤賣肉於其中道子

將見幸乘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肉狀如市廛以為笑樂

梁書曰呂僧珍為南兗州刺史從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

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效汝等

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劭名知人歷客舍則知虞求賢入酒

肆則拔楚子昭

晉令曰坐盧使者皆不得宿肆上

殷氏世傳曰蓋寬字元祚河南鄭廉始出寒賤未知名君

見而奇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眾皆驚由是顯

名位至司徒

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過鮑肆而失香

張衡西京賦曰彼肆人之男女麗靡奢于許史

繁欽嘲應德璉文曰應温德云昔與季叔才俱到富波飲

於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

卑偶悅之夜與姦通便住足下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楊子法言曰好善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書不

經非書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翫曰王開山那生此兒

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姬戲乃得新帽

店附

世說曰阮修字宣子常步行一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便

獨酣暢

崔豹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賣買

周禮地官下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

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又曰司市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賈而徵儻儻賈也物有定價則買者

來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以賈民為之者知詐物之情偽與實詐以刑罰禁虜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

斂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除費而予之凡會同師役市師

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儻賣之事市師司市也儻買也會同師役必有

市者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凡賣儻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元曰質劑用平賈元謂質劑者為之券書藏之也

又曰賈師凡國之儻賣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禮記曲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左傳昭公七年曰公在乾侯平子每歲賈賈買也馬具從者之

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徒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也乃不歸馬

史記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鬻財於曹魯之間

戰國策曰燕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

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二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五百金買其骨反以報君君大怒對

曰死馬尚市况生馬乎期年千里馬至者三

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米

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人無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民無益藏蘇林曰無物可益藏

又曰衛青比年舉兵擊胡賦稅既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罪請買賞官名曰武功爵級七十萬

又曰桑弘羊置平準於京師當天下委輸王官治車諸器北市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牟取也

又曰貢禹上書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者

又曰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公千萬卿五百萬

東觀漢記曰光武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今憶與朕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郭丹從師長安買繻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鹽豉千斛遣諸生迎取上河令糶之鹽賤諸生不糶弘怒便遣及其賤悉糶賣不與民爭利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為客主身為商賈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

王隱晉書曰劉寔字子貞平原人少貧苦糠飯繩索作牛衣賣手繩口誦

齊書曰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滌命爲儒林不就

又曰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亾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暑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賣以贖之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隆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萼更日至市貨賣未嘗戲息鄉里稱爲義門

北史曰齊常景航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慙慙

求訪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晏子春秋曰靈公時婦人丈夫飾者國盡服之公使禁之曰女子以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不止公問晏子晏子曰公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鬻馬肉於市公曰善使內勿服不還月而國人莫服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

又曰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得十溢焉

又曰諺所謂傭自賣哀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又曰田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母者後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有河南西四十里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豬賣猪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霍霍但聞豚聲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此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

論議槐下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抄舞皆賣家中珠環衣服牀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杖一枝是西湖王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擲其年有人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以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一人於巷賣之責三十疋卽催交直實不識賣主姓名

皇甫謐高士傳曰毛公薛公皆趙人也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爲博徒薛公隱於賣膠又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與女子怒

曰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逢鬼鬼問爲誰定伯欺云我亦鬼遂共爲侶赴宛行極困相擔問鬼曰畏何物曰惟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着酒甕上徑詣市鬼化爲羊恐其變並唾之賣得錢千五百

晉後記曰成都王圍京邑城中魚肉無出營巷賣死驢馬內雜死人肉賣之

車頻秦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拒猛而恒賣水與軍人思爲亂猛因得敗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有康皇廟廟有銅馬一枚道士丁元真取擲置洞中經宿復還丁乃賣與遠村人買者盡病卽送還悉愈

列仙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壁數千萬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糴穀明癡騃不足也凡靳不施惠者曰夜糴

傅子曰靈帝榜門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

語林曰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麤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周弊貢御不至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應璩新詩曰大官有餘厨大小無不賣豈徒脯與糗醢醢及鹽豉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廢猥牛中色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買此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

駟僧

說文曰僧駟馬也

漢書曰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僧孟康曰節節物費賤也謂除陌會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師古曰僧合會二家交易者駟者其首率也駟祖朗切僧貢外切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

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

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以將道深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同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僧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雒陽人本以僧賣為業性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家焉

晉令曰僧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許慎注曰駟市僧也而為文侯師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資產部九

商賈

負販

傭賃

擔

舂

商賈

左傳僖公下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曰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禾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於鄭遽傳車

又宣公下曰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

又成公下曰荀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真諸褚中以出既

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

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

遂適齊

左傳昭元曰魯曾阜曰賈而欲贏而惡鬻乎言巧如商賈求利者不得

惡誼鬻之聲

又昭公曰子干歸韓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侍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

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又昭公六曰臧會奔郟郟魴假使為賈正焉郟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

假郟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

又昭公十六年曰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畊

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

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無強市其物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

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

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

乎

又定公下曰衛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

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史記曰呂不韋傳曰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家累千金不遺餘白不草則歸大賈人以此來列強也
又曰白圭周人也與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如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英斷仁不能以取予強
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
祖白圭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
奴或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言其能使豪
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
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漢書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罽操兵騎馬
又曰陳豨反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
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為趨利喜為商賈富人則商賈為利
又曰通財鬻貨曰商

又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
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
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魏志曰王烈字彥方於時名聞在邴原管寧之右辟公孫
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未至卒也
齊書曰范雲為始興內史入境撫以恩德罷去亭候商賈

露宿

梁書曰隆驗少而貧苦落拓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

北史曰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喪哭鄴中富商丁周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舞多貨善賈此言多也

又曰秦韓攻魏昭卯西說罷之齊荆攻魏卯東說罷之魏

襄王養之以五車將軍養以五車使爲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

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軍葬是乎力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

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屨贏利也謂賈也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屨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賈多端非一

國語曰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楫以過

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楫木檐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而能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以金

為耳上韋藩能行諸侯賄言其財賄足而無尋尺之祿無

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尺日尋

又曰齊管仲曰昔聖王處商就市井夫商羣萃而州處察

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而監其鄉之資監視資財親以知其市

之賈負任檐荷春口負肩曰服牛輅馬以周四方周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

又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賈賤賈貴者夏則資皮冬則

資絺絺葛精曰絺粗曰絺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

四方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

也

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賫錢十萬願載於書子

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

載

異苑曰晉陵曲阿楊晚資財數千萬三吳人皆取直為商

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捉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悉移去隣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鏹封題是楊晚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負販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

况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

尚書大傳曰舜販於頓邱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

於南陽吾三辱於市不以我為怯知我故有所明也

魏志曰弘農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忠依將軍段熲未粘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不改

後魏書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高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傭賃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

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史記曰倪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聞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又曰范曄微行弊衣間步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叔今何事范曄曰臣爲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樂布梁人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賣傭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後漢書曰鄭均好黃老書兄仲爲縣遊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謝承後漢書曰施廷字君平少爲諸生明於五經家貧母老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是待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郵到縣廷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飯食訖脫衣與之餉餞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道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州牧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昔

侯羸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
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敕縣代書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
去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
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初梁鴻於大家臯伯通家行春爲事歸其妻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也能
使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爲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嘆曰
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乎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
家貧無資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周
齊書曰張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
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
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養母寫畢諷誦
亦了

又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
必還以遺母

南史曰吳達經飢荒男女死者三十人唯達夫妻獲全家
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

此誠無有懈倦

漢皇德頌曰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斲柴讀書

擔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問孝當過以孝長者灑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東觀漢記曰馮成為剡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

上

魏志曰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畧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家世單貧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習之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遁洛陽陷乃步擔避餘姚大辟山中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勦色又曰譙秀字元彥在蜀遇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乃避難宕渠中鄰里宗族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

年累諸君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

又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知白者國家之象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執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祇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梁書曰司馬申大清之難父母俱歿因此自擔土菜食終身

後漢書曰高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方言曰羸旅荷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羸燕之外郊越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羸自關而西隴冀而往謂之荷凡以驢馬駝載物者謂之負他音大亦謂之荷郭璞

注曰今江東軍擔兩頭物為騰莊子羸糧從之擔者用筋力因以名之

先賢行狀曰平原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而釋之盜者曰子既放我幸無使王烈聞之明年國中行路老父負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至家而去問姓名不語頃之老父失劍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乃代

擔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劔子誠
賢人可語吾姓名以告王烈使人聞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烈使國人表其廬而異焉

春

說文曰春擣粟也

周禮地官甸春人掌供米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春不相鄭元曰相以音聲相助

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
白粲

漢書曰呂后囚戚夫人永巷令春

又曰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
犯法論輸府為地白木杵春不中程輒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或繫居樹上
或髡鉗以鈇杵春不中程輒掠之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之不聽乃胥靡之使

杵白雅春于市晉灼口胥相也靡隨也隨坐輕刑名也雅正杵白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曰春每中
程若有助者

後魏書曰高祐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二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春聚

莊子曰適百里者宿春糧

淮南子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傅子曰夷吾爲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嫁者入於舂
隸也

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王后必自舂粢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割刺夫人必自舂其盛

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

世本曰雍父作舂宋襄公注曰雍父黃帝臣也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舂

桓子新論曰宓彘之制杵白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
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
馬及役水而舂其力乃且百倍

焦贛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挺舂稷君不得食頭養病根無
益於疾

嚴欣期交州記曰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
此積糠所成

石虎鄴中記曰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
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記曰王慶孫爲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
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看驅逼
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便令與婦女共碓下

舂

王褒僮約曰事訖休息當舂一石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春堂以渾木刻為槽一槽兩邊約十
杵男女間立以春稻糧敲盪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
手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
聞也按禮制周
尺八寸則
或言周尺
當今百五
畝當今百
二十五步
古者百
六畝

漢書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度音大本起
各反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資產部十

尺寸 量

秤 剪刀

衣軸

管

鍼 附 鑿 鍼

鑽

縫

尺寸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此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
少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
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
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率一黍之廣師古曰秬即黍中者不大

小也言取黑黍子大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

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為引

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

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村也尺者隻也師古曰隻

音灼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

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內官廷

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魏略曰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

踰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

不肯就衆人歸其高

晉書荀勗列傳曰魏在夔制律乖錯勗知漢魏尺漸長於

古四分夔依為律故不諧乃令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古

尺新律呂以諧音韻後得古玉律鐘磬與新律相合詔賜古

尺一具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

尺荀勗試以較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

管子曰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

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

益長雖卑辱貧賤不為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

弗能誤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詐偽有尋丈之數者不可

欺以長短

又曰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教民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為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

信道也

尸子云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韓子曰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委意

度奚仲不能成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

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

孔叢子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尋舒而廣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

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兩有五謂之束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寸知尺舒肱知尋舒身知

常斯不遠之則也白虎通同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

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夢書曰丈尺為人正長短夢得丈尺欲正人也

魏武上雜疏曰中宮用物雜畫象列尺一枚貴人公主有

象牙尺三十枚官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

量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鍊之精不復

減也栗古文或作歷元謂量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

金必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謂當為水金又當齊大小準之然後量之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法中則當重也元謂

舖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舖舖升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區曰舖舖六十四升也舖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舖此言內方

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也重一鈞重三斤其聲中黃鍾

之宮應律之首概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銘刻之地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至於道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永啟厥後茲器

維則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

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一謂加舊量

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貨厚而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於黃鍾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槩欲其直故以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庖焉師古曰庖不滿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其上為仰斛也其也之處音吐彫反其下為覆斛之底受

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十斤

萬一千五百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解聲中黃鍾覆解亦

中黃鍾之宮為君也臣瓚曰仰解受君制器之象也一斛覆解受一斗故曰而反覆焉會者

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會之量也升

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平少之

量也夫量者躍於會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

在太倉大司農掌之也

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匊四匊謂之豆豆

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謂之缶缶謂

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舊唐傳曰太祖常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

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

曰當特借汝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收徇曰行小斛盜

宮穀斬之軍門

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庚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

稱

廣雅曰稱謂之衡鍾謂之權

說文曰稱銓也

禮記月令仲春日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春分晝

夜半日正之同亦平也丈尺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

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產資部十 五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漢書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

重也其道如底底平也謂以底石厲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準之正繩之直

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

七政故曰玉衡論語去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為參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

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

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

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

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斤鈞石凡七與下十

一象為十八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

輕重為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為鍾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為

肉孔為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至於

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十二

得二十四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

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

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

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

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為六旬

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

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

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

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

也之象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

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

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

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剋其水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九真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衷劉彥

之徒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秤

唐書曰安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二百五十斤

每朝見元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

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差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

差以長短

又曰國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雖有軒冕之賞茆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搢斗折

衡而民不爭也

慎子曰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縣於權衡則
毫髮之不可差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
慎子曰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輕則左重
輕重迭相樞天地之理也

孔叢子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
鈔鈔謂之鏹二鏹四兩謂之斤斤半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稱倍稱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
八十斤也

韓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真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
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
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

石也

說苑曰度量衡以十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
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
石

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欲秤之
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掛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
斤業答曰陛下正是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
業果得千斤

夢書曰銓衡爲人正也夢得衡爲端平也以銓秤量平財
錢也重者價貴輕者賤也銓衡折敗無平人也

李尤權衡銘曰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非其唯賢明

剪刀

爾雅釋言曰劑剪齊也

郭璞注曰南方人呼剪刀為劑刀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稍進前也

齊書曰范雲幸於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婿酒酣

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

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雀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資理隔

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南史曰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迹破髮

徒跣語默不倫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預言

未兆識之多驗

修復山陵故事曰后梓宮用剪刀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鎖綵帶

副

世說曰爰綜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燕飲

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眾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

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饒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嘗為長

沙乎果應夫三刀為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

錄

衣軸

世說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倚壁

管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纊

荀卿鍼鏤賦曰管以爲母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官雜物畫象并管鍼筒一枚

說文曰鍼綴文也

禮記內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鍼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曰楚伐魯賂以執鍼百人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虎珀不受腐芥慈石不受曲鍼

王隱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五十萬以供衆用愍懷太子恆採取三月以供賤妾舍人杜錫數諫太子後取鍼着錫常坐處氈中錫上牀刺足血流

晉書曰鳩摩羅什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然觀聽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入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佳僧房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聚鍼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以畜室爾因舉匕進鍼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又曰顧愷之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

宋書曰傅琰爲山陰令賣鍼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

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南史曰齊王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

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息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

奐大怒收付獄與祖於獄以鍼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

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土知其枉救

送興祖還都

後魏書曰胡太后臨朝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

之又自射鍼中之大悅天不莫二回以動去盡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鍼縷北面為妾

淮南子曰女必有一刀一鍼然後成爲女言二小兒

管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鍼成幕簣成城縷非鍼無以通故事先簣土籠也一貫以成其城也

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鍼取頭中垢塗鍼塞其孔水中則浮鍼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

之鍼

又曰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

西京雜記曰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鍼於開襟縷

俱以習之

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寄於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

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

急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鍼於坐端有罪狀者輒刺驗

其醉醒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鍼巧雖處於深帷重幕之內不用燈燭裁衣製作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內號曰鍼神
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晁誤呼其父字晁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鍼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卽罰文晁酒一盃王郎新奏議曰至於遺鍼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髡刑欲將懲戒先傷以防絕後傷
輿地志曰齊武起曾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穿鍼世謂之穿鍼樓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鍼七色縷并格一犀揀刷匣副縣布兆珍服寶玩以協嘉辰

孫卿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不盜不竊穿箭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時用則存不用則亾臣愚弗識敢請之王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

醫鍼附

魏志曰樊何從華他學何善鍼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鍼何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入五六寸疾輒瘳
三輔舊事曰口爲桐人長尺以鍼刺其腹理太子中口

口曉醫術因言其事人疑其以藥毒其奴也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鍼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鍼縮奴脚
欲使則鍼解之

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易服湯不解尚
取鍼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纂能鍼有方
伎乞以纂名課考稱課醫給臣自療治

梁書曰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
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
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
以爲砭鍼春秋美鍼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
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幸甄權宅權潁川人醫術爲天下最
孫思邈師之以授鍼法時年二十三歲

唐書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鍼之

鑽

說文曰鑽可以綴署物者也韻集鑽綴衣細竹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鑽二枝

縫

說文曰縫綴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
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婦不得剡麻考縷

抱朴子曰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澆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
闔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連愛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色縷花
相遺不為介子推

離騷招魂曰秦繡齊縷鄭線絡

崔駰縫銘曰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顧口口國線緩充
贊以朝迪

魏口口口口兗州刺史上物縫帳三絲縷十斤口口口

鄭氏婚禮謂文讚曰長命之縷女王口口口口所為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資產部十一

獵上

周禮地官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
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
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
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曰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

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中夏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

享祔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中秋遂以獮田

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祔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

多也皆殺而罔止中冬遂以狩田法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

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

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埜車

為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所載分地調其部曲踈數前后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既

去之數也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

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鞶令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

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掌佐車

之政佐亦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令獲者植旌

以告獲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

禮記月令仲冬曰山林薶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

司教導之

又季冬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生

之時重傷其類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三為充君之庖三田夏不用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

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

殺則下小綬殺當為綬綬有虞氏之旌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左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不麝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覆也

左傳文公上曰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其戰御事

華元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為右孟鄭伯

為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旣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命夙駕載燧燧取火然者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

周武王太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茫茫禹迹

畫為九州茫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也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

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

敢斥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

又襄十七年曰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

邱重邱曹邑毀其甌重邱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其君爾

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又襄三十年鄭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也田獵曰唯君用鮮

鮮野眾給而已眾臣祭芻

又昭公曰齊侯田于沛言疾于行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

澤之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君子韙之韙是

又定公上曰魏獻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

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

也爾雅廣還卒於甯甯今修武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米

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

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常見

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吉魯史所以

穀梁傳昭公曰秋蒐於鴻正也蒐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

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以與士射於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以是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毛詩鵲巢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被苗者葭苗出也葭蘆也記蘆始一發

五豨虞人翼五豨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有至彼苗者蓬

蓬一發五縱豕一歲于嗟乎騶虞

又緇衣叔于田曰叔于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又雞鳴曰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之

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從

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

又雞鳴盧令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魚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

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周易曰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

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干戈之墅

韓詩內傳曰春日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

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旂門夫田獵因

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爾雅曰春獵為蒐

冬獵為狩

夏獵為苗

秋獵為

郭璞注曰搜索取不孕者

得獸取之無所擇

放火燒草獵亦為狩

為苗稼除害也

管子曰獮獵畢弋今江東

亦呼獵為獮音為遼或

史記曰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輔西伯

果遇呂望釣于渭濱遂載歸號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劇易衆人皆善

又曰今上爲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騫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避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太皇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嫌嫣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

漢書曰李廣被黜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也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魏志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執楯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將矣

又曰文帝將出遊獵鮑勛停車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毀

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獵之與樂何如八音也
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
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乎因奏
劉曄佞諛不忠

又曰蘇則從文帝獵蹉跎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
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
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季隆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
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
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
文帝彎弓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
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奴語動人心遂定爲嗣也

吳志曰孫權每日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
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
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謂昭曰年少慮事不過遠以此慙
君然猶不能已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
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野字陽元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

南史曰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
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
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
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
食

齊書曰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
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
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

梁書曰曹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
逐麀鹿每衆騎趨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
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後景宗爲揚州刺史出行常
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重瞻不宜然景
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拍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
飲其血飢食其膾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
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
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
邑使人無氣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
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師

工匠四千於東平罍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丈八尺
格虎車四千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
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
辟

又曰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遊獵藪澤乘大輅羽葆華蓋
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八萬出金明馳逐終夕所在
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
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
中宣與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返獸殫乃止禽獸奔
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後秦錄曰姚興性好遊畋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
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靈
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
也

後魏書曰于栗磾進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
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弊一壯
士自可驅致御前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
又曰宿石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扣馬諫引帝至高
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
坐

又曰來大千常從明元校獵見獸在巖上持稍直刺之應
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恒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啖
獵

又曰齊崔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繫木而死

後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
北校獵時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
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顧馬纔趨遂迴身騰上太
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武雜綵百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嘍臘以
供宗廟朕當躬親其事以備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
泉

又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
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顧謂朝臣曰畋樂乎
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上色
變旣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
計則忠矣

又曰唐儉授民部尚書從太宗於洛陽苑射猛獸儉見羣
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及馬鎧儉
懼將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
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理
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因
罷獵

又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親幸同州遊獵櫟陽縣丞劉仁

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謂大簡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閑暇家得康寧鑿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

又曰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又曰高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高宗親御弧矢獵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圜師曰朕目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憫惻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圜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鬻鍾因曰吾觀此牛殼鯨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鬻鍾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剖之羊則堯舜之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又曰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若爲不漏對曰以死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
獵

又曰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
遶岐梁歷普潤止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
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
元意黃河上等斷圍元意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
特原之

又曰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
因謂侍御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元齡事陛下顧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非萬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資產部十二

獵下 弋

羅

置

罕

置

尉

單罕

罕

絲

磻

繳

獵下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子曰主
君歎敢問何故簡子曰汝不知也吾廡養食穀之馬以千
數官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恐隣國養賢以獵
吾也

莊子曰趙簡子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

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必曰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

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環車轅

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人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車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

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撫轡曰今主

君以因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接其手與

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

尸子曰必義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

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予不忍而與其母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於麇

且忍吾子乎

又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侯侯不

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田于澤至於重壁之臺盛姬告病

又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于河宗

事於河宗 獲此故用

又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

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彊鳥獸絕羣

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載羽車

國語曰晉趙簡子田于蠓

史黯聞之以犬侍于門

犬田犬門君圍門也 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

試之茲圍也 茲此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從不從不

順言從法主將適虬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臣

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固不煩麓以簡子乃

還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久不得獸所以不得狗惡故也

欲得良狗則家貧乃還耕則家富既求良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事皆然

春秋後語曰魏信陵君嘗與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

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八臣議之信陵君曰趙王獵耳非

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

趙王獵耳非為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

客有能探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

之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

太公金匱曰紂以六月獵於西土發人逐禽民諫曰天務

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踐

之百日不食紂以為妖殺之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為漁者送

文公出澤漁者曰鴻乃保大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

有九矰之憂龜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之

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君歸國臣亦反漁

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 卷八百三十一 資產部十二 三

所

又曰晉文逐鹿而失之問農夫老者曰吾鹿何在老者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厭深而得淺故人亦得之諸侯厭衆而忘其國唯鵲有巢唯鳩居之今君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而歸

又曰晉文公畋于虢還見一老問曰虢亡何也對曰虢君斷則不能用人也文公輟畋而歸趙襄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來襄子曰君聽其言不用其身文公乃召賞之說苑曰楚莊王獵大夫諫之王曰吾就獵求士也榛薄刺虎知其勇也搏犀獲兕知其勁也罷畋而分所得知其仁

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羽芝會羣臣觀焉田差三過不顧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畋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閑肄五兵因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帥率執提旅率執鼙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之節

瓊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冠

潛夫論曰昔有司原氏獵於中野鹿東奔司原從而謀之

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竟舉音而和之司原反覆追之乃得大豨喜以爲瑞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凌岡巒赴谿嶺而有遺身之志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人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問曰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用爲西明門候於此遂知名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勸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絹百疋以旌忠亮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又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剋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欲助君何以相報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

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白蛇勢弱人卽引弩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前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異苑曰慕容皝出畝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且遠也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世說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子齊莊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謂曰若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子邁

又曰桓南郡好獵騁良馬馳擊若飛雩飄所指行陣不整麕兔騰逸參佐無不被擊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鄴中記曰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矣

襄陽耆舊傳曰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鏹馳逐乎華容之下射鴻乎夏水之濱

弋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毛詩緇衣女曰雞鳴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詩義問曰以繳繫矢而射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

弋獲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畢弋無出九門

蔡邕章句曰繳射日弋

左傳襄公上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

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論語述而曰子曰弋不射宿

春秋後語曰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夫秦魏燕趙王之騏鴈也齊魯鄭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請以其

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豁第二子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

後魏書曰劉逖字長子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

吳越春秋曰樂野者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管子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

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也

又曰桓公弋在廩管仲朝公馳弓脫鞞音汗而迎之曰今夫

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者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憂也二子不

對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韓子曰田子方問唐易鞞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

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

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于曰弋

者奚貴唐易于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

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

廩然則爲天下何異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

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

又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捲磨之鳥驚而不可得

也

又曰夫弩弱而矜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弋乎匡倩對曰不曰何也

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弋

劉向別錄曰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雌得雄賦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冀冀取也

太元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稽康與山濤書曰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

可也

羅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羅氏掌鳥鳥鳥謂卑居鵠之屬蜡則作羅備

備細密之羅備讀為縹有衣袂之縹也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蠶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耳

毛詩國風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鳥網為羅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爾雅曰鳥罟音謂之羅羅絡也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焚

罝羅

罝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臥牀上或為鷄鳥踣架候北風當飛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鴟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鷓繞烟而噪或集介之推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復設羅網

幽明錄曰有一僮士行小兒牧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僮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之即縛得鬼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無得鳥焉

鷓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關子曰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為惑既而鷓鷀

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

劉楨魯都賦曰長畢掩壑大羅被澤

目

毛詩關雎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罝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爾雅曰兔罝謂之罝郭璞注曰罝遮也罝為舍人曰兔自作徑路張罝以捕之

顧譚新言曰設罝於淵施網於岡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魚兔矣

物理論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於捕麋鹿而張兔罝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學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學

爾雅曰罽謂之學學覆車也

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罽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說文曰學覆車也

輦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輦

薛君注曰張羅車上曰輦也

爾雅曰罽謂之罽罽罽也

郭璞曰今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羅捕鳥

罽

說文曰罽捕鳥也

禮記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罽羅

罽

禮記月令曰季春罽罽無出國門

鄭元曰網小柄長謂之罽罽射者所以自隱

蔡邕月令章句曰掩飛禽曰罽

說文曰罽罔也率捕鳥罽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

罽

爾雅曰廉罽謂之罽

郭璞注曰言其頭也犍為舍人曰廉有難制張罽也

罽

爾雅曰罽罽謂之罽

罽幕也犍為舍人曰罽剛惡齒人故張網而羅之也

罽

纂文曰罽射石也

繳

列仙傳曰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人能隨風雨上下時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邱之野大風鷲鳥也青邱東方也
環濟要畧曰繳綸也綸于前望飛鳥而射之
夢書曰夢橫繳欲舉薦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三

陶

冶

鍛

牧

漁

陶

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塋周火熟

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

又喪大記曰甸人為役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王之長女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

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舜後謂之

格井二王後爲三國其禮
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詩文王綿曰古公直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續漢書曰董卓欲遷都長安楊彪不從董卓作色曰楊公
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
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
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
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獲我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至
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

呂氏春秋同

淮南子曰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爲益益益也無離於
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益益無
以異矣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
雷澤天下悅之

列仙傳曰窳封子者黃帝時人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
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
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北山中謂之窳封子
焉

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其潔

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煑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裂斯亦濟貧之物

冶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冶器者其金柔

乃合有似於為裘

史記曰邯鄲郭順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代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閒公子之名

又曰魯人邴氏以鑄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

頗有拾仰有取

師古曰頗古俯字也俯仰必有取拾無巨細美惡也

張璠漢紀曰村詩為太守為冶作水排教化大行

魏志曰韓暨字公至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徒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參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

晉書曰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云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爐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南史曰齊袁象監吳興郡事象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豕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逮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赦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
之既而帝遊孫陵遙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豕與語明日釋之

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反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

後魏書曰崔鑒爲東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并大獲利

北史曰後周薛善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善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千屯監又於夏陽置鐵冶復令善於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稍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書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夫宋工畫吳冶刻形鏤法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日散土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至冶上曰安公治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龍到安公騎之東

南上天

武昌記曰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廢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顏茂以塘數破壞難爲功力茂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湖田因破壞不復修治冬月則涸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嘗佩一刀長三尺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上皇遊鄆沛山中遇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物工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上皇謂爲戲辭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剛厲製器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皇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長火盛此爲與兆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蛇龍陸斬虎

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雖歐冶專精越砥鍊鑄終爲鄙器上皇卽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爲之晦及劍成釁以三牲工問上皇何時得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叟授余云是殷時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工人視之其鏤印尚在叶前疑也工人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

又曰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鍛之聲盛也

曹毗詠冶賦曰冶石爲器于爐齊設

鍛箋云鍛石可以爲質

魏畧曰太祖遣邯鄲淳請臨淄侯植植得淳喜延人坐不與談先爲五椎鍛

鄧粲晉紀曰稽康曾鍛於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坐以鹿皮巖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

文士傳曰稽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月甚清凉居其下傲戲及自鍛

彌衡傳曰衡字正平十月朔黃祖在艨衝舟上賓客皆會作黍靡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座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糞祖問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

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悽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不殺向秀別傳曰秀嘗與稽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韓子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牧

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

牲六牲謂牛羊馬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元謂牲體完具

又夏官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

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也累繫也騰

則就牧而合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祭先牧於大

剛日

毛詩小雅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謂復先王牛羊之數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黃牛黑唇曰犝箋云爾女也宣王復古之爾羊來思其角

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爾羊來思其角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爾牧來思

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

十維物爾牲則具

又魯頌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駟駟牧馬在坳之

野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坳遠野也箋云必牧于坳野者辟如民居與良田者也

史記曰卜式河南人少與弟別居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

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召

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

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又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為平陽侯家給使與妾通生青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

以爲兄弟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爲楚將必能立楚之後梁乃求懷王孫在人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後從人望也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又曰王尊字子貢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尊牧羊澤中

後漢書曰馬援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仍盡數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威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豬豬主欲笞諸生禁乃止之

謝承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失火延燒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者猶以爲少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

乃共責讓主人於是始敬異焉悉還豕鴻不受

魏志曰楊俊字季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用獲箠楚俊嘉美其才質即贖象着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也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少家貧常以牧羊為事

三十國春秋曰沮渠蒙遜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為氏少牧羊臥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字延祐少貧見養叔父常使牧羊景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麒麟久躐鹽坂

乃為娶妻教學

又曰姜字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不識奇之妻之以女後魏書曰游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饋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

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為也乃逃於陰山之陽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還堯舉為天子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列仙傳曰商邱子嘏吹笙牧豕七十不娶妻而死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陳武別傳曰武休屠胡人也嘗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也

漁

說文曰漁捕魚也

周禮天官甸人掌以時獻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

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辨魚物為鱸藁

以供王膳羞鮮生也藁乾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其其魚之鱸藁凡

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王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也漁人主收之而

入于王府

禮記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

天子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此時魚潔美

又坊記曰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

遂往陳漁而觀之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弑其君申蒯侍漁者

侍漁監魚之官也

退謂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君之義

周易下繫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網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

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

北史曰後周裴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乃悉罷之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上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漁焉宿沙非闔于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漁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事宜其械械宜其人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矣

家語曰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
陰更衣弊裘入界見漁者得魚輒捨之期問焉曰凡漁者
為得也何以得魚却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為鱒鱒吾大夫
愛之其小者名為鱣鱣宜為鱒新序作鱣鱣魚之懷任者也
吾大夫欲長之
是以得二者輒捨之期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
暗行若嚴刑之於一方也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
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志行此術於單父
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獻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
遠無處鬻焉思欲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取以進之
於是夫子再拜而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享焉門人曰

彼將棄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夫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
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於王者曰今自獲魚食之不
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
境內多貧寡人聞之未能行漁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乃
出倉粟去後宮以妻寡夫

郭璞江賦曰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忽
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區尋風波以窮
年

及鯁維魴及鯁薄言觀者

論語述而曰子釣而不綱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以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

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今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與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蟻陂釣魚大澤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溪人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養民間見有病者時下針石有效王從受術焉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備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拜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晉書曰翟莊湯之子也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

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
人以爲知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石頭弘之常垂
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
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嘗與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
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大康孫緬爲潯
陽太守落日道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
答曰其鈎非鈎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
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
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
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
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

一作魚網

魚焉其大盈

車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
下鈎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子思喟然嘆曰鰥雖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貪死祿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獨蠶絲爲綸芒針爲鈎荆條爲竿剖粒爲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
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

又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使巨鼈十五舉首而載之五
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國有大民暨五山之所以一鈎而
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荀卿子曰自上泄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則可以
得魚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投之而必得魚
矣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
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鈎之
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辨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夫子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好釣巨魚爲大綸巨鈎以牯牛爲餌蹲會稽
投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驚揚波而奮
鬣白波若山海水振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曰魯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又曰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釣者靜之取者舟之罩者抑之醫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飢

抱朴子曰金鈎玉璣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

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

符子方外曰太公釣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

傅子曰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嵩平澤出青珠以釣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

又曰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曰尋木長于里生河

邊謂此木之類

六韜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

說苑曰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

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書曰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味厚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驅之夫陽書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鉤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避紂亂釣于卜溪三年不獲魚比姬聞曰自可止矣公曰非爾所知矣果獲大鯉得兵鈐於魚腹中後葬無尸唯玉鈐六薦在棺中

又曰涓子者齊人釣于澤得符鯉中

又曰陵陽子明銓鄉人釣施溪得白龍子解網拜謝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之

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坐公從容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須臾引大鱸魚出公大笑會者咸驚

中論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易抵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濱皤然皓首秉竿而釣文王得之灼若祛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豐己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帝元鳳中季秋之月汎衝瀾靈鷁之舟窮暑繫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舟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大若地無鱗甲

又曰吳主與潘夫人遊釣臺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昔聞汭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誠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世說曰劉道真少時常漁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兒不知由復白母母告之於是齎

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相報
楚辭曰以直鍼爲釣又何魚之能得

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退而見於楚
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
以蛆螻釣以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

盧植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
其餌也是以君子慎其舉

謝元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
日北固下大鱸一出水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
成後出釣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筌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廣雅曰箒筌謂之毘

莊子曰得魚忘筌

王朝之與庾安牋曰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
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
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

罟

說文曰罟罟也

爾雅曰魚罟謂之罟

郭璞注曰最大網罟也今江東云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
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乎網罟

淮南子曰張天地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網罟 張獸事少故併見魚部

廣雅曰罟罟魚網謂之罟

說文曰網庖犧所結繩以田以漁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罟網也以網捕所常田之獸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

皆可時田則守罟 備獸觸履

禮記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之辟也

毛詩國風曰九罟之魚鱒魴 興也九罟纓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

周易曰庖犧氏結繩而為網罟

爾雅曰纓罟謂之九罟魚網也 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罟今江東呼為纓

韓詩曰九罟之魚鱒魴九罟取鰕鮓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使神龜

漢書曰豺獺未祭罟網不布於埜澤焉

魏志曰邴原在遼東十餘年後乃潛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公孫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

鶴非鶉雉之網可能制始吾自遣之勿復求也

宋書曰孫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觸

網必解放之備以錢物

陳書曰張昭字德明吳郡人也幼有孝性父煖常患消渴

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曰陳王固嘗聘魏宴昆明地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

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文子曰臨河欲魚不若退而織網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公平無私鵜鶘有欲得之心故魚畏

又曰豐狐文豹不免於網羅之患者文也

韓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

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

之本網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

絳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

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蟲始震魚上冰獮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罟

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

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

使吾無忘言藏此罟則不忘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真里

革於側之不忘也真置

又曰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害已民惡其

上為聖已

古史考曰庖犧作卦觀象而作網

世本曰芒作網宋襄注曰芒庖犧之臣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又曰舜之未遇時也以其從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

應璩報東海相染季然書曰足下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魚量之以谿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

釣此為鮓音鮓秋鮓未足為吾子之道

罟

毛詩鹿鳴曰魚麗于罟鱠鮓

又小雅芣之華曰芣羊攢首三星在罟芣羊牝羊也罟曲梁寡婦之笱也

爾雅曰嫫婦之笱謂之罟郭璞注曰謂以薄為魚笱

廣雅曰曲梁謂之罟纂文曰揚州取魚罟也吳人謂之笱也

說文曰罟曲梁寡婦笱魚罟也

罟

爾雅曰罟謂之汕郭璞注曰今之撩罟也健為舍人曰以薄攪魚曰攪者也

纂文曰以魚乘水上為汕

罟

爾雅曰筐謂之罩

郭璞注曰捕魚籠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蒸然罩罩

纂文曰以鐵施棹因取魚

符子曰天羅廓矣野人猶有罩翳之勤

淞

爾雅曰慘謂之淞

郭璞注曰今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纂文曰以鐵施行頭取魚為淞

罾

說文曰罾魚網也

史記曰陳勝詐為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風土記曰罾樹四柱而張網於水車輓上下之形如蜘蛛

網方而不圓

楚辭曰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水上

喻失其所

應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罾魚鼈不為殖罾罾名空令自相啖

吏民不得食

笱

毛詩雞鳴敝笱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又小雅小弁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說文曰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勾亦聲

櫺音禮

廣雅曰其罾謂之櫺

梁

毛詩國風曰維鷦在梁不濡其翼

鷦洿澤也梁水中之梁鷦在梁可謂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

味喙也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又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在

梁上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兄表留宿衛欲過水

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

取官竹木作梁過水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歲收億數故號

曰萬疋梁

輒

廣雅曰輒謂之輒上

良

說文曰良獻也

罨

廣雅曰罨紫網也

風土記曰罨如罨而小罨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筴

纂文曰筴流水中張魚器也

籬

纂文曰取蟹者籩

纂文曰鐵有鉅施竹頭以擲魚為鉅

風土記曰...

風土記曰...

錢

風土記曰...

風土記曰...

錢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錢上

周禮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

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

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易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

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

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

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

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

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周靈王之子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賈

貨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單穆公曰不可單靖公會孫

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資財也權

稱振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

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者幣重物輕則妨其用

也故雜而用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民皆以為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民財匱無所供民財匱無所供上故王用將乏若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

民也給供也遠志連逃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病亡

無救災之備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自夜望之

周書曰武王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

韓詩曰既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資以百金償之

又曰漢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百李奇注或三百或五百蕭

何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戶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沛中豪傑吏聞令

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

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

持一錢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更錢效王面焉

又曰今上即位武帝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自孝文造四銖錢至是

三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少而貴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為名孟子曰二十兩為鎰臣贊按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上幣銅錢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

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又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圓即錢黃金故貨而方寸重一斤錢圓函方

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門行於流泉布於民間東於帛東聚也

又曰孝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鑄更造四銖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錢夫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而行半兩

錢

又曰武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如淳曰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仄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錢耳縣官當仰給司農今

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

成二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下鄉亭長賜錢百曰

公小人為德不竟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

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避不受祿詔都內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薄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資不滿萬錢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

三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內錢上林後宮

貴人從上林獸圈猛獸驚出馬貴人當之元帝嘉其義賜

錢五萬掖庭見親加賜親屬其人勿眾謝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廩資千萬者少是故少府水衡錢多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歸賓國以銀為錢騎馬漫為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

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後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光武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

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

也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樊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員謂欠員坐死及罪徒者甚眾遂委責於

人以償其耗卿部吏司因此為奸儵常疾之欲奏罷之疾

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敕郡並從之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弟五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

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

無能整齊理之音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共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倫所平市無奸枉

又曰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

三府奏以為未可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

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漢記曰十三難援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

之天下賴其便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

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

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與母居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

以比之猶今免問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

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

曰不於稠人廣眾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又曰楊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虞賞錢百餘萬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

又曰鍾離意薦劉平王望等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

又曰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耶妹美也言反不

知斯事之美也妹或作株根本也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鑄也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又曰車駕西巡乃厚賜羣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焉

又曰鄭弘爲陽羨令都鄉部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賣叔未還嫂詣弘言之弘賣巾車爲叔還錢兄慙自繫婦即

去

又王符論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寧見朽千萬而不忍
賜人一錢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
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水在山谷
間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遷相率共送寵人賚百錢寵見
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到
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已民間或夜行不絕狗吠竟夕人不
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人間某年老遭
值聖化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
故寵在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是
又曰扶風人孫奮居富而慳悵梁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賃

錢二十萬奮以錢十萬與之冀大怒

又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西南宮靈臺災庚戌樂中城
殿門災延及北闕燒嘉德和歡殿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
宮加調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治宮錢大郡至二千萬帝
本侯家居貧卽帝位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財錢故於西
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私錢至數千
萬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
馬適死援遣子持一疋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
備乏居數日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
恩者多林父子食卿祿祿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曰

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園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又曰鄭均字仲虞兄仲祥爲縣吏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廉潔稱清吏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疑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馬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爲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如其言

范曄後漢書云四出錢

應劭漢官儀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淨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三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一錢也

又曰劉頰爲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時帝欲治弟植逼太后但加貶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鐵銅牌直設盜鑄之科

蜀志曰先主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庫府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眾捨干戈赴府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晉陽秋曰朝士以牛酒勞齊王岡平原王幹獨賁百錢

晉書曰阮宣子常杖頭挂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悅少侍講東宮歷官至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一窖皆藏閉而悅果以疾終

又曰張軌爲涼州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北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南史曰宋文袁皇后家本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復見上

宋書曰劉秀之爲南秦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飢饉秀之躬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又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錢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鷲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人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鷲眼縷環其餘皆通用

又曰張融解褐爲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五月八日建齋并醮佛僚佐襯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融獨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十

又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三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之廓亡後軌之罷長沙郡還錢五千萬以裨宅直廓子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其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之深有愧起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又曰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餓斃餉十萬錢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又曰戴法興父碩子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喜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言戴碩子兒敵陳戴三十萬錢

齊書曰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邱冠先使于蠕蠕執節不拜爲所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郡太守立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述一無所

又曰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
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
七尺之屍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爲舍人嘗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
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絕於饋遺

又曰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才雋與伏挺何子
明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
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旣而朝賢之丹不之景
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
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百萬買隣
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不爲通
彈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迺銅
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
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還之其他事率多
如此

南史曰蕭惠明子吟素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武帝
賜錢八萬吟素一朝散之親友

又曰謝惠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
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為愧
又曰梁謝舉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
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十六

錢下

貨財

錢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之
於永豐倉因此令私行錢而民不樂乃重立禁制官錢至
皆取錢屢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誕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有
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
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

後魏書曰王昕爲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北齊書曰高恭之字道穆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奸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葉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

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錢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松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至無利自應息心無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

海鵬案此

條今見後魏書下文方是北齊書

又曰王則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恠在州取受舊京諸象毀以鑄錢行于世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後周書曰大象元年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銖大布並行

北史曰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曰筆乾答日出爲方岳杖

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唐書曰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今上齊王元吉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

又曰高宗時詔復開元通寶錢其乾封新鑄錢令所司貯納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合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及上反左迴環其義皆通議者乾封不通商賈米帛翔踊以開元錢輕重大小近古最爲折衷百姓便之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廐鑄銅鍾投乾元新錢三文於鑪中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兇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鍾成一如所祈又曰崔衍居宣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鏐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以來百姓不堪其弊其蔚州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間皆得充用宜委所司仔細計料量借錢本積漸加至五鑪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百寮遍示之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敕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又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堽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憇於大家之士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書臥見一雀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錢首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又曰天福三年敕先許鑄錢仍令每一錢重二銖四黍十錢重一兩者切慮逐處缺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不得入錫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行用仍委鹽鐵司明行曉示誠約

管子曰桓公請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商子曰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而強秦有過三戰之勝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一瓮往沽而狗齧之酒所以酸呂氏春秋曰趙宣子見翳桑之下有臥餓人不能起趙宣子命食之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持以遺之宣

子更賜之脯二束錢二百

賈誼書曰銅不布下不得採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以貝周人以紫石後
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又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所有易所無抱布買絲而
已後世則有龜貝金錢

又曰夫鑠金在鑪盜者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撥之

論衡曰夫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英麗哉載人行傳人名
楊子法言蜀富賈人資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
人無仁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又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決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

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又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卧淮陽政清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童皆
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
動因名曰輕影錢

潜夫論曰諺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猶見
朝廷有寇而言不足憂也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輒投錢於水

又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亡其父
時儉三四歲在襁褓母抱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千餘萬

遂巨富行求老蒼頭堂上作樂奴在厨中竊言堂上母我
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爲夫婦時人爲語曰廬里龐
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錢刀俗說書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生率多得錢
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

後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錯銖錢凡四品並行
故稱錢刀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
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四散欲取呼名卽至賣雞及
子得千萬輒置錢去

豫章烈士傳曰施陽字季儒爲舒令經江夏遇賊劫奪陽
物賊去後車上有五千錢遣人追與賊問知陽悉還其物
以付亭長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
枝此錢旣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
原惡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
也

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
封塗漆書

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語林曰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女適裴氏乏用遣女爲貸錢數萬久

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憚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
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
貫用錢貨市旋即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鳧
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山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
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爲金埒

又曰郝公大聚歛數千萬嘉賓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
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郝公曰汝政當得
錢耳乃一日開庫任意用郝公始止謂損數百萬許嘉賓
遂一日乞與人都盡郝公聞之大驚不能已已

俗說曰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物後既詔出赴謝

公主簿過會下與共擲散當其夕手自抱錢錢竟明日已
後云何至須阿堵物

葛仙翁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
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入刻識之所呼皆
得是所投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
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
弟子之禮老子時貧謂徐甲曰雇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
國以黃金頓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
作辭詣關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語甲曰
前與女約至安息國頓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辱便與

辭訟乎汝隨我已三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元生符
在汝身耳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
爲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見錢三百萬與甲
遺之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
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
死唯見孤孫九歲嘗未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
孫長大來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
萬今乃百三十誠不可當敞曰府君固謬言耳郎君無疑
之

列異傳曰西河鮮于冀建武中爲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
萬作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凡二百萬耳五官
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
送日南俄而百日冀鬼見入府與商秉等共計較定餘錢
二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輦
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異苑曰剡縣陳婺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塚姥每
作茗先以著墳上兒患之曰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母苦禁
乃止夜卽夢見一人自說沒世以來三百餘載謬蒙惠澤
賢二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骨敢忘翳桑之報
姥宵竊述焉明負杖晨興於墓外得錢十萬似久埋而貫

皆新還告兒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幽明錄曰海陵民王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援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寶二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七種世八品煩碎難行乃羅本寶五百枚爲重十二斤百姓安之

闕駟十三州志曰青州平原國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子懷王勝風俗與舊齊同然吏奸倍於民給衛士吏賦狐肉稍從假錢積至萬餘歲竟交代吏無償意衛士恨恚取狐肉沃以酒從而呪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軀雖小錢多私之吏聞之恐乃償之錢

荊州記曰義熙十二年有童子羣浴南陽涑水忽岸邊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聚裹縛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巖見數囊錢共取半囊還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象家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幕有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云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

大平御覽卷八十三
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

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

又曰望錢千萬以上如車十萬之精如一素水萬錢精蓋地如甕

江津上便宜曰錢之爲物無益飢寒之用而儲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蓋亦由此又便宜交易小市之宜誠勝寸裂尺斷破爲大小也過此以往無所一用軍國唯穀與帛錢雖可積未急寶也

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爲吾營富室顧吾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賚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晉魯褒錢神論曰大矣哉錢之爲躰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故親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居前錢少者居後

綦毋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王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饉太牢未之喻也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說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言錢無耳何可聞使豈虛也哉

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曹植樂府歌曰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

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貨財

周禮地官下司關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國用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國不足湯有土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粟地非獨爲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貨家累萬金放意所好生民所欲無不爲也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行年六十乃弃其家事都散庫藏及其死也無埋瘞之費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羽翼美傷其骨枝葉茂害其根憂河之涸泣以益也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梟養子長則食其母白公得荆府庫不分人

家語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夫子聞之曰與其以貨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喪亡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孫賜我千鍾而交益親以賜益衆故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

說苑曰安陸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專

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寵衰安得長被幸乎

鹽鐵論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吳越之貨隋唐之林不可勝用江湖之魚萊黃之鮑不可勝食隴蜀丹砂毛羽荆陽皮革骨角江南楠梓竹箭燕齊魚鹽旃裘兗豫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潛夫論曰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貸之損故富貴易為交貧賤難得適

又曰炎帝為市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

孫綽子曰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老年九十無男娶田家女爲妻一交
卽氣絕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
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郗吉出上殿決獄云老翁兒無影亦
復畏寒於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裸之老翁兒獨呼
寒復令並行日中無影因以財與兒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資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
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因恐死後必當爭財男兒判不全得
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十五
以付之兒兒後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
曰劍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溫飽十

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百穀部一

穀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尚書曰稷降播種農食嘉穀

毛詩谷風信南山曰既沾既足生我百穀

毛詩甫田曰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禮天官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

九穀稷黍秫稻麻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云稻稷黍

疾醫以五穀養其病鄭元注五穀

又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九穀之數

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鄭元云黍稷麥稻麻青

州其穀宜稻麥兖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

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稻黍稷

禮記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

無害五穀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

薦寢廟

又王制曰五穀不熟不鬻於市

又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疹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

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

左傳襄公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又曰晉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

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師大飢五穀不升為大飢升成

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春秋繁露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穀

爾雅曰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飢仍飢
爲荐郭璞注曰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
不熟五穀不成荐連歲不熟也

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北方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歷立五行民神易業敬而不黷神降
之嘉生嘉穀也

又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凰不來嘉穀不生而還
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又曰留侯注多病卽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

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
而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
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海內爲一土地人

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蓄積之未及
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

又曰宣帝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
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
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
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
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繳卽下調
馬穀防遂見親也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

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
疑怯後伺掩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財
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袁宏漢記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飢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後漢書曰董卓築塢於郿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

一丈周圍一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

又曰王莽未天下大飢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

盛

魏志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

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縣

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曰袁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

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

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

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袁譚以王循為別駕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

費以萬數破南皮閱循家穀不滿十斛

又曰高堂隆諫曰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為

之司命若令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廣爲恩惠舉家稱善

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借汝一死厭衆乃狗曰小斛盜官穀卽斬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代徐祥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時爲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吳人飢荒攸輒出臺倉穀

賑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爲也

三國典畧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噪于庭樹蕭晉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晉許之於是山射中其二項晉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

後魏書曰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疋帛五十五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游情性儉素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

九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右丞姚壽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爲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豐稔此卽可爲大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焉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三餽則四饑則盡祿廩食而已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善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南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

陳子要言曰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

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歲大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

生秋死禾木也木旺而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旺而麥秋

生夏死麥金也金旺而薺冬生仲夏死薺水也水旺而

又曰稷墾草發莖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其宜因

地之勢也

又曰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時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亨穀本雄鳩長穀為帝候歲鳩雄

養長穀之鳥也

金樓子曰鬻棺者欲民者死蓄穀者欲歲之饑船漏水入

囊洞內虛也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

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

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隣之祠田也以飯

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耶得穀百車蟹戶買堞可果

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其城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

楊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穰平力切秦晉之間曰熬則眇切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往矣梁者黍稷之摠名也稻者漑種之摠名菽者衆豆之摠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說文曰稔音六疾熟也穀續也百穀摠名也賈誼書曰至于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汜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丑稼忌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論衡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散而為雨人見從天墜謂天雨水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為雪發於邱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他起與疾風俱飄集於地人謂之天雨也建武三十一年陳畱雨穀蔽地視穀形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之俱飛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又曰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軍得天道大吉

夢書曰五穀爲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盛

殷氏世傳曰殷謨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謨爲賊所執見掠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嫌其未實欲及焉謨乃詈曰卿行劫害當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賊知其誠遂免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風俗通曰建武之初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西北接耒陽縣有溫泉其下流百里恒資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重種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蒔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又曰孝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米豆而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

幽明錄曰瑯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三十七
假乞自給穀在困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見謂
是家中相竊盜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際
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出門客借問諸葛在否答云悉在
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卿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少穀
欲充口云何復得糶之客云我向來逢見數人擔穀從門
出若不糶者爲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
題儼然如故試開困量視卽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
爲之

異苑曰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爲天麥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

千斛賜臣

謝元書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土之所種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

百穀部二

米 麥

米

後漢書曰帝因西征隗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詣將多以王師之

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

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

從道經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

進軍囂眾大潰

又曰獻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

輕繫沈謂蕩滌也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

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

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

作糜乃知非實袁宏漢記日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五盂於是召尚書曰米

豆五升得糜三五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

下皆詣省問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

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

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

若有破折者悉躬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

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齊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

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

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上飢東海嚴成東苑

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卹

梁書曰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南史曰孔覬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

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慮覬

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三載

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

卷八 百三十八
載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梁書曰庾詵常乘舟自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子四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歛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曰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又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耗一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

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後魏書曰崔浩自撰食經序曰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貨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北史曰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

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兒子將米百車往餒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嘗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米鹽菜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畜積

說苑曰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霜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寐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煠煤入甑中回以爲棄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准的

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元斛米千

麥

毛詩鄘柏舟桑中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又載馳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牟黍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蔬嘗麥孟夏行冬令則首

種不入蔡邕章句曰首種謂粟麥也

左傳桓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周蘇氏之地

又文下曰魯襄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麥

又成上曰晉侯夢大厲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麥矣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如廁陷而卒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名含神福習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為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

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尚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
宿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
益種宿麥無令後時

東觀漢記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
田暴麥於地以竿授鳳令護鳳受竿誦經書天大雷暴雨
流潦鳳留意在經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棘田種麥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

對哭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
丹領左馮翊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
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襜鹽麥數斛

又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後西羌大至
抽丁以征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使兒拮麥得五斛
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丹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

麥已雜遂誓不取

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諸生有密爲褒刈麥者褒遂棄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愛石祗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殺之以徇

晉起居注曰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如土殺石虎

又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駿九年雨五稼穀于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錄曰初苻健聞桓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饑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

又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國典畧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爲門客所說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回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息利旣少乃至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曰

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後周書曰大象末有強練師以無底囊歷長安市告乞市
以米麥遺之隨即漏地人或問其故練曰但令諸人見盛
空耳及隋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矣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常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
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
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
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岐三岐四岐六岐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爲盜所害先是長

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
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閭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
月三日也舞了者謂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女國每月十月令巫者齋肴詣山中散糶麥於空大
呪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
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
又曰吐谷渾地氣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麴還五切麥登音豆

小麥蒿麥

莊子曰大儒以詩禮發冢小儒曰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淮南子曰濟水通河而宜麥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百穀部二

八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
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償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
父老謂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
民皆使出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
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
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
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
其瘡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
見宓子哉賈誼書司

廣雅曰大麥麩也小麥麩也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長稠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
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肥且有力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
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從來有穗者從久思惟切 麩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

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麩音紇堅麥也麩音賁小麥屑麩
也麩磨麥也麩麥覈屑也十斤爲三斗從麥啻聲麩煮麥

也麩麥甘鬻也稍麥莖也

廣志曰虜小麥其實大麩似大麥形有二縫穠麥似大麥

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麥赤而肥出鄭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穰麥

吳氏本草曰大麥一名穰麥五穀之盛無毒治消渴除熱益氣食蜜爲使麥種一名小麥無毒治利而不中

汜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上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甫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蝮蝗爲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曹瞞傳曰太祖曾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待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孤爲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麩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田夫至巧削木爲麥入市糶之糶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
搜神記曰麥之爲蛺蝶由乾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也
農夫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
道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
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百穀部三

禾 稻

秔

秠

禾

尚書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
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又金縢曰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
偃王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反風禾盡

起

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
長充廂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

抑天下共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毛詩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

更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于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左傳隱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地蘇秋氏邑也

又取成周之禾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

春秋感精符曰日下淪於地則嘉禾興

春秋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

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

也

又曰禾者銜滋液銜滋液以生故以禾軟為名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春秋繁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乎此

可畏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北里之禾所以

為盛蘇林注曰北里地名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

與禾

又郊祀志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

其色置其方面煮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乞內屬

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琊人常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有盜刈禾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三輔間謂屋梁為極

以問主

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

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曰失之

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焉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會稽始平言嘉禾生改

年為嘉禾

晉書曰庾袞居貧禾熟穫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袞乃引其

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

則亦大穫又與土人人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

禮無違者

臧榮緒晉書曰朱冲字巨容躬植禾藝蔬鄰牛侵犯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禾生仁井也義熙十三年鞏縣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美平六合寧

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爲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也

北史曰趙肅授原川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

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爲天啟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雨粟周頌來麩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爲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歷四年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秋田中生穠禾人頗便之

穠音呂禾再生也

又曰元和中川東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喜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兩以獻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輕利而宜禾

又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

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也元山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長五尋郭璞注曰木禾稻類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

禾禾木也禾王而生金玉而死稔早種也穎禾末也穀禾皮

也稗禾莖也藁稗也

會稽典錄曰沈勲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勲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齋還不受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鄭元別傳曰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

文辭鄙畧元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大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

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芒穗皆紫色鮮明可愛自

禾已上三尺餘已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

賜物三十段教授嘉禾縣令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邱人文晁者世以田作為業秋收已過獲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更獲所獲盈倉而巨富

廣五行記曰東魏孝靜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晨長數寸有穗其年帝為高洋所幽遇鳩而崩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三年嘉禾生九貞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汜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月可種植禾

夢書曰禾稼為財用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廣志曰渠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麵可為餠粥牛食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實似藿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大禾高一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稻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揚州宜稻青州宜麥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又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又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內則曰取稻米舉糲息酒切洩所九切之小切狼臠昌錄切膏

以與稻米為醜之然切

左傳昭五曰邠音馬人藉稻履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

大陰精含水漸渑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均注曰稻包

裏也稻非水不生故曰陰精也

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

爾雅曰稌稻也今沛國呼稌也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

告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

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

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也

後漢書曰鄧晨為汝南太守與鴻郟陂數千頃田鴻郟陂名今在

豫州汝南縣東成帝時月東水波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稗草化為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

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

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

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

顧來暫住今以少稻殺此民何必復留

又曰黃龍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晉中興書曰孫畧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飢穀貴人

有生刈其穀者畧見而避之

晉書曰杜預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滄濟諸水以浸稻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左腳三指折匍匐入稻苗中賴侍中嵇紹以身捍之

又曰郭翻字長翔武昌隱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爲娛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種稻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又曰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辟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音穀之中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糜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顧歡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狗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

隣家稻穀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書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候隣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音堆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暕建議開幽州督亢舊

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穠生稻二白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爲曲環軍中大將環使著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履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爲其少實也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

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為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國語曰越敗吳王孫雄講和范蠡不聽雄曰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詳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乎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桐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稻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辟米不大辟小定熟仰天而死

又曰史起為鄴令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梁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吳王敗晝夜馳走王曰飢顧見生稻而取食之

抱朴子曰南海晉安九熟之稻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為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風土記曰穰穀之紫莖稊嫌銜二音稻之有青穉米皆青白者也

水經曰任延為九貞太守教民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

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郭義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糠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訖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熟

說文曰稻稌也穰肥尾切稻紫莖不黏者也穰稻不黏者也

秣稻屬也

徐暢祭記曰舊秣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

汜勝之書曰稻種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

則水深淺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

四科

俞益期牋云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種收穀薄

異物志曰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雲南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畝五斛其穀精好每一斛穀近得米一斛炊之甚香滑微似糯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杭稻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麋畷民人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任昉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

天下民異出曰夏商周天而歸古德云文辭其出曰是
物理論曰稻者漑種之總名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
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
令人多瘦無肥膚秔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稻

清流近鄴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種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其卓蘇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秔與粳通用

說文曰秔稻屬也

宋書曰陶潛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

乃使五十畝種粳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疾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
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
食焉

後魏書曰安同遼東胡人也太宗使同與長孫嵩並理人
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居典太倉事浴官
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錄居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
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與稽叔夜入山遊戲烈後
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之見山破石中有
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

飯烈自食數丸因提歸以與叔夜而皆成青石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毘王倉庫

為火所燒其粳米焦燃于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

國人民須以為藥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穰有幽青白夏之名

張衡南都賦曰其厨膳則華薌重秬滄臯香秬滄音矩

左思蜀都賦曰黍稷油油秬稻漠漠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好米何時比新城秬

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秬

說文曰秬稷之黏者

爾雅曰眾秬也孫炎注曰秬稷粟也

廣雅曰秬稷也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酒熟曰齊大酋酒官之長

齊成熟也

又內則曰醴醢酒醴芼菽麥蕡稻黍梁秬惟所欲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秬穀曰

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

秬五十畝種秬

管子曰黃墳宜黍秬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黏者為秬禾之黏者為黍

廣志曰秬有赤者有白者胡秬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秣米味酸

昔者古令主口部之書皆為秣米之類

皆于口黃即五黍類

將正十黍類

今年常備此書以安集子國書

行三百餘卷

又山部

...

...

...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

百穀部四

稷 粟

稷

毛詩駟頌闕宮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

又內則曰豕宜稷

國語曰稷不為稷不能蕃殖

爾雅曰粢稷也 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為粢也孫炎曰稷粟也

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百穀部四

一

廣志曰破滅稷逼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稷為天官

盧毓冀州論曰真定好稷地產不為無珍也

粟

歸藏曰剝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河圖說微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爾雅曰藁赤苗芑白苗藁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藁音門芑音起

尚書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粃孔安國注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若莠生苗粃在粟恐被鋤治傷之也

毛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元注曰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契券要右尊也

禮記祭法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禮終

左傳僖上曰冬晉荐飢乞糴于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

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

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亂謀定之也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春秋佐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天

又說題辭曰高而平者為原平者和故宜粟

又曰粟助陽扶性粟之為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

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

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均注曰粟受五行氣而五變故乃成可食陽以一立為

法故粟積大一分穗長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

西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宋均

注曰續謂陽生長也受五行氣有變

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與有德者不祿小人進大

臣辱

公羊傳僖上曰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桓公曰

無障穀無貯粟何休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雍也曰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

請益曰與之庾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無以與

爾隣里鄉黨乎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

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蔬之實

史記曰武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

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

金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新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縫兄弟兩人不能相容

又汲黯傳曰河內失火上使黠往視之還報曰河內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乏上賢而釋之

史記曰大將軍青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倉庫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漢書曰酈食其說齊王曰漢英豪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厯而下

又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米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
有之乃退

又曰主父偃諫伐匈奴曰秦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陲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

粟
又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

汜勝之書又載

又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只給木料一窆粟途二百四十石論論
又曰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不可食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章句長民田還置餘粟二石及刀鋤於田陌上明日求之亡去疑其鄰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語曰若何取粟置家後積麥中功曹歎服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曰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升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爲粟二百一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偉胄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胄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後周書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資物百畝

晉史曰高祖性明而難犯事多親決嘗有店婦與軍士訟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鞫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代之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剝腸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境內肅然莫敢以欺

漢寶錄曰王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性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予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餽之粟者受一二車焉或獻尊酒束脩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及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十鍾餼夫子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眴眴乎音似孺子安之

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
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
庭曰晏子天下賢人去齊敵必來侵臣見國之侵不若死
請以頭白晏子因自殺景公聞之大駭自追晏子
又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
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
之管也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
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
能無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
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
之何重故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
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
負粟者

莊子曰周家貧貸粟於監何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將貸子
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中有一鮒魚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
之粟是長吾讐而參吾仇乎

又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陽山之稌

南海之秬崑崙之南故曰陽山稌關西為之麩秬黑黍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

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

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

國強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

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

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篆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

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雨粟也

又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又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橫橫放也

又曰粟得水而熟飯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理

又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六韜曰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以與殷民

說苑曰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又曰墨語禽猶發曰今凶年與子隋侯珠又與子一鍾粟

子將何擇發曰粟可耳

亦具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謂命在須臾乃須決江淮之水比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有司請曰秕食鳧

鴈為無費也今求秕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背而芒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上食也柰何以其食養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晁錯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

汜勝之書曰欲知歲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後取量最多者種之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子柳中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眾

太平御覽卷之百四十一
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車雀相呼往食之衆

人遣視信然益部者舊亦載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若游龍食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者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三丈千株叢生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垂不能飛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闕園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賤之時孳孳修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食出米回京房易妖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公易位天雨稻黍者亡天雨稻大臣當誅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二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郡縵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吳氏本草曰陳粟神農黃帝苦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卽是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卽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曰粟爲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

任昉述異記曰光武興洛陽斗粟萬錢人死者相枕漢末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一
大飢江淮間童謠云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貴
如金洛中謠云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
金何所直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死者相
食人爲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
價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
門而無粟麥袁宏上表云田畝由是邱墟都市化爲珠玉
又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
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
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飢饉之後既卽位而江表二千
餘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袁安公云石穀藥名
穗之尤小者是也

應翊像讚序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翊盡以私穀數十萬
賑城中于時粟斗數萬不稱其仁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一

百穀部五

豆 麻

豆

焦贛易林漸之乾曰旦種菽豆暮成藿葉心之所願志快
意愜

毛詩幽雅曰七月烹葵及菽

又魚藻采菽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又后稷曰藝之在菽在苽在苽

左傳成公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靈殖姓樂

春秋說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

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生陽而小變春夏大體謂多黑也

小變謂時之然也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注曰係叔然以為大豆按春

管子亦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胡豆是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

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呪敕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

辟五温鬼

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

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又曰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

其含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年寇恂為潁川太守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

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

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劉平嘗為餓賊所得平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待平為

命願得還飯母馳來就死賊即遣去母已食平曰向與賊

期義不可欺乃復往賊驚怪其信義曰不忍食汝平既免

脫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
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之
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
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蕪蕪亭馮異獻豆粥

又曰馮異擊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
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又曰汝南有舊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

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餒我大豆烹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耐祠嘉美上昇皇天
報應茂陵寢廟上食日元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
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萊與諸葛亮書云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右手
芻咽喉愚夫不爲況僕願別菽麥

魏志曰華他還家太祖累書呼他他恃能厭事猶不上道
託妻疾太祖大怒使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

韓扁賚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
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當急去遜未答方催
人種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

又曰趙達善算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驗
覆果信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陲潛使人問霍原原不達浚
既銜之又有遼東內徙三十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剽原爲
主亦未能行時有議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爲
豆者霍也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宋書曰廢帝子業景和初人種紫花草及豆皆化爲白花
俄而帝見廢之應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玃各問雞所食一
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北齊書曰厓狄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

升不給鹽菜嘗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
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
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唐書曰裴諝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諝請入計代宗
召見問權酷之利一歲幾何諝久而不對帝復問之對曰
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三百里見農
夫愁歎穀菽未種誠爲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
敢卽對

又曰貞元中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

勸軍士樹菽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

菽豆也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鵬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賦稅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

淮南子曰河中水調而宜菽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輜輜赤馬黑髮也食菽與鷄

說苑曰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

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曰此餒而死公曰嘻

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

景公曰何為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

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

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

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屬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

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

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

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菘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大菽則圓小菽則博以芳稱之

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

小菘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

聲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又曰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以蒔蒞
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
率人五畝大豆忌甲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
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堪黑時種畝五
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畝可得十
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見
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武種平量埋陰地冬
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焉
說文曰小豆菽也其豆莖也藿菽之少也

物理論曰菽者眾豆之總名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且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三

七枚著井中辟瘟病甚神効與龍魚圖語少異故重出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

小豆十斛屑之為糴閉戶精誦寧矜之歛得米二千石倉

不受一粒

陳畱耆舊傳曰小黃桓枚為都尉功曹與郎君其歸鄉里

為赤眉所得欲殺啖之枚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豎豆一斛

又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都台切也兵迷切豆藹豆畱豆也

胡豆雙龍切雙也音雙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巴菽巴

豆也

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瓮大可食刺豆亦可

食稔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麩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

黃者

鄴中記曰虎諱胡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國豆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昌兩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縑

一疋易一斗豆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邳兩大豆似槐實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之東有傾離豆見日即傾葉食者

歷年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緣一莖爛漫四畝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瓮細調均種之必生

者熟按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必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

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服經

口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少困極數十日後體力便壯

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為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

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

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試於理或可耳

又曰人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肥燥

瓮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味甘平生平澤治濕痺筋攣膝痛生

大豆張騫使外國得胡麻胡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煮汁飲之殺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大豆黃卷神農黃帝雷公無毒採無去面黠得前胡烏喙杏子牡蠣天雄鼠屎共蜜和佳不欲海藻龍

膽此法大豆初出土黃牙是也生大豆神農岐伯生温熟寒九月採殺鳥豆毒並不用元參赤小豆神農黃帝鹹雷

公廿九月採小豆花一名應累一名付月神農甘毒七月採陰乾四十日治頭痛止渴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木豆出徐童間子美似烏頭大葉似柳一年種數年採

唐明皇雜錄曰盧懷慎清真素不營產業常器重宋璟及

盧從愿見之甚喜畱連水曰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葉數俎而已此外翛然無辨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

曹子建鷓鴣雀賦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葛龔薦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老所分昱持

妻子逃舊業人虞澤挾獲野豆以自賑給

麻

毛詩黍離邱中有麻曰邱中有麻彼畱子嗟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元注曰

麻新廣也

爾雅曰廣臬實孫炎注曰廣麻子音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莖長疏節而危陽少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

東觀漢記曰周黨遺閔仲叔生麻仲叔嘆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又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葉黑實如玉風吹之如塵亦名明塵麻

又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迮為油則汁如清水食之目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苣色紅紫亦名紅冰麻言冰麻乃有實食之顏色白潔

鹽鐵論曰大夫李斯與鮑邱子俱事孫卿鮑邱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李斯為秦丞相終致五刑

本草經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令人肥健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麻子一名蕢一名麻勃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二

百穀部六

黍

稌

梁

東薈

黍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盤庚曰若農不服田畝罔有黍稷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稷黍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薛君注曰詩人求已兄不

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為稷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

又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薿盛貌也

又魚藻黍苗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儀禮昏禮曰贊設黍于醬東

又特牲饋食禮曰佑食搏黍授祝祝以授尸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曲禮曰黍曰薊合

又內則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傳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預注曰黑牡秬黍享司

寒北方元冥之神也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以上黍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仍佻蘭郝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杜預注曰去春之夏故移也農

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黍者縮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為黍酒

以扶老為酒以序尊卑且禾為柔物亦宜養老也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郭璞注曰秠赤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異黍

或三四實實一黍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鄒上黍所以為

盛應邵注曰鄒上山也音隴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

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

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晉書曰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理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讌羣臣於釣臺祕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因爲酒德之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

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尙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

唐書曰德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種陸種及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糶之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食黍

韓子曰吳起攻秦小亭倚一車轅北門外令曰能徙此於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賜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外令曰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如初民爭徙之乃下令曰攻亭能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元駱元為黑馬白鬣食黍與彘

黍彘小類時宜也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萬畢術曰取門東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

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門東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妬

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閭闔風至則種宿麥黍

抱朴子曰張子和丹法用鉛朱砂曾清水合封之蒸之於

赤黍米中也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國語曰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小雅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

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

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請用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之公曰黍者所以

雪桃非爲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社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也今以五穀之長雪五果之下者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北縣切而香如此者不餲音謁先時者

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

短穗而厚糠小米令而不香令新也

又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禰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鰲衝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至先自飽食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太尉薨農欲奔赴無糧自致妻

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自資行至聚亭遇天霖雨畱獨母
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母
曰此久廢園唯恐生劣收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
斬荆棘種之黍將熟獨母改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曰
不如收斂以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母
以昔黍歸農遂不肯取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稔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者以
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可以爲酒

廣雅曰粢黍也黍穰謂之稊

音例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如禾和帝
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斛

八斗以薦宗廟

廣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或云秬
稌有溫屯黃黍有姬亾鶯鶯之名

吳氏本草曰黍神農甘無毒七月取陰乾益中補氣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一日黍臠俗謂之秦之歲首未詳黍
臠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
博物志曰地節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虵

稌

范曄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稌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赤烏赤烏獻稌麥百載

廣志曰有赤稌有白黑青黃燕鴿凡五種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

說文曰稌糜也

崔豹古今注曰糜稌也

梁

禮記曲禮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薺蕕

又郊特牲曰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

爾雅曰薺赤苗芭白苗

郭璞注曰薺赤梁粟芭白梁粟皆好穀也韃為舍人曰別米赤白苗

也又曰是伯夷所食首陽山草也

廣雅曰薺梁木稷也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

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

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

之丞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

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子弟又為

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

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

帝也姪女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為

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若不足

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

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求見卿主鼓者復怒

而止我也

唐書曰涼州都督計欽明嘗出按部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欽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有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意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又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熬藿之羹糲也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國語曰欒伯爲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吳起爲鄴令民歌之曰終古斥鹵生稻粱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猿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曰以白介君使猿猴莫復來食粱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日視粱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猴卽各還山遂便絕跡
廣志曰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粥
本草白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

楚辭招魂曰稻粱穉麥挈黃粱挈採也以黃粱和而柔且黍粱

百穀部六

傳休奕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元山之梁
左思魏都賦曰雍邱之梁

東薺

魏書曰烏丸地宜東薺

東薺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

廣志曰東薺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薺償我白梁

上林賦曰東薺彫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